宋書

卷十五

T 2455/17

123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十三
4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宋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吉翰

劉道産

杜驥

申恬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爲龍驤將軍道憐參軍隨府轉征虜左軍參軍員外散騎侍郎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男轉道憐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爲將佐十餘年清謹剛正甚爲高祖所知賞永初三年轉道憐太尉司馬太祖元嘉元年出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龍驤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三年仇池氐楊興平遣使歸順并兒弟爲質翰遣始平太守龐諮據武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興仇池大帥楊玄遣弟難當率衆拒諮又遣將强鹿皮向白水諮擊破難當等並退走其年徙督益寧二州梁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益州刺史將軍如故在益州著美績甚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六年以老疾徵還除彭城王義康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太祖經略河南以翰爲持節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會前鋒諸軍到彥之等敗退明年復爲司徒司馬將軍如故其年又假節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關齋呈其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便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之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如此其下畏服莫敢犯禁明年卒官時年六十追贈征虜將軍持節監刺史如故

劉道產彭城呂人太尉咨議參軍簡之子也簡之事在弟子康祖傳道產初爲輔國參軍無錫令在縣有能名高祖版爲中軍行參軍又爲道憐驃騎參軍襲父爵晉安縣五等侯廣州羣盜因刺史謝道欣死爲寇攻沒州城道憐加道產振武將軍南討會始興謙之已平廣州道產未至而反元年除寧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郡人黃公生任肅之張石之等並護縱餘燼與姻親侯攬羅奧等招引白水氐規欲爲亂道產誅公生等二十一家宥其餘黨還爲彭城王義康驃騎中兵參軍元嘉三年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有惠化關中流民前後出漢川歸之者甚多六年道產表置隴西宋康二郡以領之七

年徵爲後軍將軍　明年遷竟陵王義宣左將軍咨議參軍仍爲持節督雍梁南秦三州荆州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遠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太守善於臨民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叛戾不受化者並皆順服悉出緣沔爲居百姓樂業民戶豐贍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十三年進號輔國將軍十九年卒追贈征虜將軍謚曰襄侯道產惠澤被於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衰絰號哭追送至於沔口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啓太祖曰故輔國將軍劉道產患背癰疾遂不救道產自鎮漢南境接凶寇政績旣著威懷兼舉年時猶可方宣其用奄至殞沒傷怨特深伏惟聖懷愍惜兼至長子延孫別有傳延孫弟延熙因延孫之廕大明中爲司徒右長史黃門郎臨海義興太守泰始初與四方同反伏誅　道產弟道錫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元嘉十八年爲氐寇所攻道錫保城退敵　太祖嘉之下詔曰前者兵寇攻逼邊情波駭廣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將率文武盡心固守保全之績厥效可書可冠軍咨議參軍前建威將軍晉壽太守申坦孤城弱衆厲志致果死傷參半壯氣不衰雖力屈陷沒在誠宜甄可建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初氐寇至城內衆寡道錫募吏民守城復租布二十年及賊退朝議賊雖攻城一戰便走聽依本要於事爲優右衛將軍沈演之丹陽尹羊玄保後軍長史范曄並謂宜隨功勞裁量不可全用本誓多者不得過十年從之二十一年遷揚烈將軍廣州刺史二十七年坐貪縱過度自杖治中荀齊文垂死乘轝出城行與阿尼同載爲有司所糾値赦明年散徵又以散後餘贓收下廷尉　被宥病卒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曾祖耽避難河

西因仕張氏苻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兄坦頗涉史傳高祖征長安席卷隨從南還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歷後軍將軍龍驤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南平王鑠右將軍司馬晚度北人朝廷常以傖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爲清塗所隔坦以此慨然嘗與太祖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如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生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曾祖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日磾胡人身爲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嘿然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桂陽公義眞鎮長安辟爲州主簿後爲義眞車騎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

江夏王義恭撫軍刑獄參軍尚書都官郎長沙王義欣後軍錄事參軍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索虜撤河南戍悉歸河北彥之使驥守洛陽洛陽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及彥之敗退驥欲棄城走慮爲太祖所誅初高祖平西洛致鍾虡舊器南還一大鍾墜洛水至是太祖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率所領牽鍾於洛水驥乃詐之曰虜既南渡洛城勢弱今修理城池並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衆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鍾無晚聳夫信之率所領就驥既至見城不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衆去驥亦委城南奔白太祖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便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聳夫於壽陽聳夫吳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世褊裨小將莫及始隨到彥之北伐與虜遇聳夫手斬託跋燾叔父英文特勤首

壽以馬百匹贖之以驥為通直郎射聲校尉世祖征虜諮議參軍十七年出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寧遠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義熙至於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驥為吏民所稱詠二十四年徵左軍將軍兄坦代為刺史北土以為榮焉坦長子琬為員外散騎侍郎太祖嘗有函詔敕坦琬輒開視信未發又追取之敕函已發大相推檢丞都答云諸郎開視上遣主書詰責驥答曰開函是臣第四子季文伏待刑坐上特原不問二十七年卒時年六十四長子長文早卒第五子幼文薄於行太宗初以軍功為驍騎將軍封邵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尋坐巧佞奪爵後以發太尉廬江王褘謀反事拜黃門侍郎出為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廢帝元徽中為散騎常侍幼文所蒞貪橫家累千金女伎數十人絲竹晝夜不絕與沈勃孫超之居止接近常相從又竝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死廢帝深疾之帝微行夜出輒在幼文門牆之間聽其絃管積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等幼文兄叔文為長水校尉及諸子姪在京邑方鎮者並誅唯幼文兄季文弟希文等數人逃亡得免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為石虎司徒高祖平廣固恬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國竝以幹用見知永歷青兗二州刺史高祖踐祚拜太中大夫宣太祖元嘉初亦歷兗青二州刺史恬兄謨與朱修之守滑臺為虜所沒後得叛還元嘉中為竟陵太守恬初為驃騎道憐長兼參軍高祖踐祚拜東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載不請休息轉員外散騎侍郎出為綏遠將軍下邳太守轉在北海加寧遠將軍所至皆有政績又為北譙梁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郡境邊接任榛屢被寇抄恬到密知賊來仍伏兵要害出其不

意悉皆禽殄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軍事太山太守
將軍如故威惠兼著吏民便之臨川王義慶鎮江陵為平西中兵
參軍河東太守衡陽王義季代義慶又度安西府加寧朔將軍召
拜太子屯騎校尉母憂去職二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恬督冀
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揚烈將軍冀州刺史明年
加濟南太守時又遷換諸郡守恬上表曰伏聞朝恩當加臣濟南
太守仰惟優旨荒心散越臣殃咎之餘遭蒙踰忝寵私罔已復兼
今授豈其愚迷所能上答臣近至止即履行所統究其形宜河濟
之間應置戍扞其中四處急須修立瓮口故城又是要所宜移太
原委以邊事緣山諸邏並得除省防衛綏懷利便非一吕綽誠效
益著深同臣意百姓聞者咸皆附說急在同異二三未宜但房紹
之蒞郡經年軍民粗狎改以帶臣有乖本事遂牽太原於民為普

而瓮口之計復成交互人情非樂容有不安疆場威刑患不開廣
若得依先處分公私允緝上從之詔有司曰恬所陳當是事宜近
諸除授可悉停北虜入寇恬摧擊之為虜所破被徵還都二十七
年起為通直常侍是歲索虜南寇其武昌王向青州遣恬援東陽
因與輔國司馬齊郡太守龐秀之保城固守蕭斌遣青州別駕解
榮之率垣護之還援恬等仍傍南山得入賊朝來脅城日晚輒退
城內乃出車北門外環塹為營欲挑戰賊不敢逼停五日東過抄
略清河郡及驛道南數千家從東安東莞出下邳下邳太守垣閬
閉城拒守保全二千餘家虜退以恬為寧朔將軍山陽太守善於
治民所在有績世祖踐祚遷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尋加督徐州之
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明年又督冀州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凋弊
恬初防衛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州郡

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進號輔國將軍孝建二年遷督豫州
軍事寧朔將軍豫州刺史明年疾病徵還於道卒時年六十九死
之日家無遺財子寔南譙郡太守子讓早卒讓子元嗣海陵廣陵
太守元嗣弟謙太始初以軍功歷軍校官至輔國將軍臨川內史
永子坦自巴西梓潼還梁南秦二州刺史元嘉二十六年爲世祖
鎮軍諮議參軍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蕭斌板行
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復攻碻磝敗退下歷城蕭思話起
義討元兇假坦輔國將軍爲前鋒世祖至新亭坦亦進克京城孝
建初爲太子右衛率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大明元年虜寇兗州世
祖遣太子衛率薛安都新除東陽太守沈法系北討至兗州虜已
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民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上從之亡
命先已聞知舉邨逃走安都與法系坐白衣領職坦棄市群臣爲

之請莫能得將行刑始興公沈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爲
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繫尚方尋
被宥復爲驍騎將軍病卒子令孫前廢帝景和中爲永嘉王子仁
左軍司馬廣陵太守太宗以爲寧朔將軍徐州刺史討薛安都行
至淮陽即與安都合弟闡時爲濟陽太守戍睢陵城奉順不同安
都安都攻圍不能克會令孫至遣往睢陵令說闡降闡既降殺之
令孫亦見殺先是清河崔諲亦以將吏見知高祖永初末爲振威
將軍東萊太守少帝初亡命司馬靈期司馬順之千餘人圍東萊
諲擊之斬靈期等三十級太祖元嘉中至青州刺史

史臣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職者亦二三十
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及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
伏盖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產之在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

頗有前世遺風故能樹績垂名斯爲美矣

宋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終

琴川毛鳳苞氏審定宋本

宋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王敬弘

何尚之

王敬弘琅邪臨沂人也同高祖諱故稱字曾祖廙晉驃騎將軍祖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衞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爲天門太守敬弘妻桓玄姊也敬弘之郡玄時爲荊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爲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遊適累日不回意甚好之轉桓偉安西長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塘縣界玄輔政及纂位屢召不下高祖以爲車騎從事中郎徐州治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

琴川毛鳳苞氏審定宋本

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宗協亦有高趣道規竝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致醉敬弘因醉失禮爲外司所白道規即更引還重申初讌召爲中書侍郎始攜家累自作塘還京邑久之轉黃門侍郎不拜仍除太尉從事中郎出爲吳興太守舊居餘杭縣悅是舉也尋徵爲侍中高祖西討司馬休之敬弘奉使慰勞通事令史潘尚於道疾病敬弘單船送還都存亡不測有司奏免官詔可未及釋朝服值赦復官宋國初建爲度支尚書遷太常高祖受命補宣訓衛尉加散騎常侍元初三年轉吏部尚書常侍如故敬弘每被除召即便祇奉旣到宜退旋復解官高祖嘉其志不苟違也復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又除祕書監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本州中正又不就太祖即位又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江夏王師元嘉三年爲尚書僕射關署

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悅六年遷尚書令敬弘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讓侍中特進求減親信之半不許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京師上表曰伏見詔書以臣爲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懼交悸臣抱疾東荒志絕榮觀不悟聖恩猥復加寵東宮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內外英秀應選者多且板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私愚朽汚辱清朝嗚呼微臣永非復太之一物矣所以牽曳闕下者實瞻望聖顏貪繫表之旨臣如此而歸夕死無恨詔不許表疏屢上終以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京師上表曰臣比自啓聞謂誠心

已達天鑒玄邈未蒙在宥不敢宴處牽曳載馳臣聞君子行道忘
其爲身三復斯言若可庶勉顧惜惛耄志與願違禮年七十老而
傳家家道猶然況於在國伏願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廻聖
恩賜反其所則天道下濟愚心盡矣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重申
前命又表曰臣躬耕南澧不求聞達先帝拔臣於蠻荆之域賜以
國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齒由是感激委質聖朝雖懷犬馬之
誠遂無塵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盡永絕天光淪沒丘壑謹冒
奉表傷心久之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時年八十追贈本官順
帝昇明二年詔曰夫塗祕蘭幽貞芳載越徽猷沈遠懋禮彌昭故
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敬弘神韻沖簡識寓標峻德敷
象魏道藹丘園高挹榮冕凝心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淳風兼以累
朝廷賞聲華在詠而嘉篆闕文猷策韜裏尚想遥芬興懷寢寤便

可詳定輝謚式旌追典於是謚爲文貞公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
端方桓玄謂之彈棊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
人謂之王東山太祖嘗問爲政得失敬弘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
議上高其言左右嘗使二老婢戴五絛五辮著青紋袴襦飾以朱
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
在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
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
敬弘爲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
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敬弘見兒孫歲中不
過一再相見見輒克日恢之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弘克日見之至
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旣至閤復不見恢
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恢之至新安太守中大夫恢之弟瓚之

世祖大明中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子瓚之弟昇之都
官尚書昇之子延之昇明末爲尚書左僕射江州刺史
何尚之字彥德盧江灊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
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
母早卒奉姨有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幷設祭奠食並珍新
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
公事畢卽往致哀以此爲常至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
民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
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爲尚書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非一人爲
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爲惡之身睦父子
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
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

睦既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全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
守加秩中二千石太保王弘稱其清身潔己元嘉八年卒尚之少
時頗輕薄好樗蒲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
與之遊處家貧起爲臨津令高祖領征南將軍補府主簿從征長
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疾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
賜爵都鄉侯少帝卽位爲廬陵王義眞車騎諮議參軍義眞與司
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
眞被廢入爲中書侍郎太祖卽位出爲臨川內史入爲黃門侍郎
尚書吏部郎左衛將軍父憂去職服闋復爲左衛領太子中庶子
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爲太祖所知十二年遷侍中中庶子
如故尋改領遊擊將軍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劉
斌爲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

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
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
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尚之為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
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在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
異常白太祖宜出為廣州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
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超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
相黜斥萬方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為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
此不憂致大變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國子學建領國子
祭酒又領建平王師乃徙中書令中護軍二十三年遷尚書右僕
射加散騎常侍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
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工尚之又諫宜
加休息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為勞時上行幸還多侵

夕尚之又表諫曰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
駕比出還多冒夜群情傾側實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古今
深誡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切諫但臣等碌碌每存
順默耳伏願少採愚誠思垂省察不以人廢適可以慰四海之望
亦優詔納之先是患貨重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
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
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伏鑒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
利自倍實救弊之弘算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猶有未譬夫泉貝
之興以估貨為本事存交易豈假數多人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
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凡創制改法
宜從民情未有違眾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
金俄而罷息六貨憒亂民泣於市良由事不晝一難用遵行自非

急病權時宜守久長之業煩政曲雜致遠常泥且貨偏則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貧不過匱雖兹法久廢不可頓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擬若今制遂行富人貲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慮翦鑿日多以至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民巧雖密要有蹤跡且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屬所怠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禽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智者擇焉猥參訪逮敢不輸盡吏部尚書庾炳之侍中太子左衛率蕭思話中護軍趙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郗敬叔並同尚之議中領軍沈演之以爲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鑠鑄久廢兼喪亂累仍糜散漂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爲患尚輕今王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鏹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彌曠而貨愈狹加復競竊翦鑿銷毀滋繁刑禁雖重姦避方密遂使歲月增貴貧室日虛暋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贍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弗思釐改爲弊轉深斯實親教之良時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寳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絶施一令而衆美兼無興造之費莫盛於兹矣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五年遷左僕射領汝陰王師常侍如故二十八年轉尚書令領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太

子左衛率袁淑與尚之書曰昨遣修問承文人已晦志山田雖曰
年禮宜遵亦事難斯貴僕疎班邴魏通美於前策龔貢山衛淪慙
乎曩篇規迫休告雪滌素懷輿壽幽之歡畢[redacted]玄之適但淑逸操
偏迥野性蒙滯果茲沖寂必沈樂志歸然而已議塗聞者謂文人
徽明未耗譽業方籍儻能屈事康道降節殉務舍南瀨之操淑此
行求決矣望眷有積約日無誤尚之宅在南澗寺側故書云南瀨
毛詩所謂于以採蘋南澗之瀕也詔書敦勸上又與江夏王義恭
詔曰今朝賢無多且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
許邪義恭答曰尚之清忠貞固歷事唯允雖年在懸車而體獨充
壯未相申許下情所同尚之復攝職羊即羊玄保孟即孟顗顗字彥
重本昌安人兄昶貴盛顗不就徵辟昶死後起家為東陽太守遂
歷吳郡會稽丹陽三郡侍中僕射太子詹事復為會稽太守卒官

贈左光祿大夫子劭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女適彭城王義
康巴陵哀王休若尚之既還任事上待之愈隆是時復遣軍北伐
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領尚書令時三方興義
將佐家在都邑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免世祖即位復
為尚書令領吏部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領護軍將軍尋辭護軍加
特進復以本官領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
宣司馬竺超民臧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曰刑罰
得失治亂所由聖賢留心不可不慎竺超民為賊既遁走一夫可
禽若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
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
戮及兄弟與向始末無論者復成何異陸展盡質復灼然便同之
巨逆於事為重臣豫蒙顧待自殊凡隸苟有所懷不敢自默超民

坐者由此得原時欲分荆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為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寔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門竟陵隨五郡為一州鎮在夏口既有見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荆州雖水路與去江夏不異諸郡至夏口皆從流並為利便湘州所領十一郡其巴陵邊帶長江去夏口密邇既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屬新州於事為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揚州根本委荆以閫外至是並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並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復合二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為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篤尚之謂曰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効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論議往反傳於世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秉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既以致怨亦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四年疾篤詔遣侍中沈懷文黄門侍郎王釗問疾薨於位時年七十九追贈司空侍中中書令如故謚曰簡穆公子偃別有傳尚之弟悠之義興太守侍中太常與琅邪王徽相善悠之卒徽與偃書曰吾與義興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唯賢叔耳悠之弟愉之新安太守愉之弟翌之都官尚書悠之子顒之尚太祖第四女臨海惠公主太宗世官至通直常侍

史臣曰江左以來樹根本於揚越任推轂於荆楚揚土自廬蠡以北臨海而極大江荆部則包括湘沅跨巫山而掩鄧塞民戶境域

過半於天下晉世幼主在位政歸輔臣荆揚司牧事同二陝宋室受命權不能移二州之重咸歸密戚是以義宣藉西楚彊富因十載之基嫌隙既樹遂規問鼎而建郢分揚矯枉過直藩城既剖盜實人單闢外之寄於斯而盡若長君南面威刑自出至親在外事不患彊若運經盛衰時艱主弱雖近臣懷禍止有外憚呂宗不競寔由齊楚興喪之源於斯尤著尚之言并合可謂識治也矣

宋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終

琴川毛鳳苞氏審定宋本

宋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謝靈運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瑍生而不慧爲祕書郎早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那得生靈運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戶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以爲記室參軍毅鎮江陵又以爲衛軍從事中郎毅伏誅高祖版爲太尉參軍入爲祕書丞坐事免高祖伐長安驃騎將軍道憐居守版爲諮議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爲世子中軍咨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

琴川毛鳳苞氏審定宋本

城作撰征賦其序曰蓋聞昏明殊位貞晦異道雖景度回革亂多
治寡是故升平難於恒運剝喪易以橫流皇晉 河汾來遷吳
楚數歷九世年踰十紀西秦無一援之望東周有三辱之憤可為
積禍纏釁固以久矣況洒陵塋幽翳情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彌
遠慶靈將升時來不爽相國宋公得一居貞回乾運軸內匡寰表
外清遐陬每以區宇未統側席盈慮值天祚攸興昧弱授機龜筮
元謀符瑞景徵於是仰祇俯協順天從兆興止戈之師躬暫勞之
討以義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戒九伐申命六軍治兵於京畿
次師於汳上靈檣千艘雷轜萬乘羽騎盈塗飛旍蔽日別命群帥
誨謨惠策法奇於三略義祕於六韜所以鉤棘未曜殞前禽於金
墉威弧始彀走鉞隼於滑臺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宏功懋德獨絕
古今天子感東山之劬勞慶格天之光大明發興於鑒寐使臣遵

於原隰余攝官承 之謬充殊役皇華愧於先雅靡鹽頓於征人以
仲冬就行分春反命塗經九守路踰千里沿江亂淮泝薄泗汳詳
觀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懷已多昔皇祖作藩受命淮徐道
固苞桑勳由仁積年月多歷市朝已改永為洪業纏懷清曆於是
采訪故老尋履往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聞見作賦撰
西征俾事運遷謝託此不朽其詞曰
系烈山之洪緒承火正之明光立熙載於唐后申謌事於周王疇
庸命而順位錫寶珪以徹疆歷尚代而平顯降中葉以繁昌業服
道而德徽風行世而化揚投前蹤以永冀省輶質以遠傷睽謀始
於菁蔡違用舍於行藏庇常善之罔棄憑曲成之不遺昭在幽而
偕煦賞彌久而愈私顧晚草之薄弱仰青春之葳蕤引蔓頴於松
上擢纖枝於蘭逵施隆貸而有渥報涓塵而無期歎太階之休明

穆皇道之緝熙惟王建國辨方定隅內外既正華夷有殊惟昔小
雅逮於班書戎纎孔熾是殛是誅所以宣王用棘於獫狁高帝方
事於匈奴然侵鎬至涇自塞及平闕郊伺鄙[illegible]慕攜王之
矯虔階喪亂之末寧竊彊秦之三輔陷隆周之兩京雄崤澠以制
險據繞雷而作[illegible]家永懷於故壤國願言於先塋俟太平之曠期
屬應運之聖明[illegible]寄通於四瀆乾假照於三辰水潤土以顯比火
炎天而同人惟[illegible]相之叡哲當草昧而經綸總九流以貞觀協五
才而平分時來[illegible]機悟先於介石納隍之誡一援於生民龜筮允
藏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典詳刑樹牙選徒秉鉞抗旍弧矢罄楚
季之心智戈棘[illegible]吳子之精靈迅三翼以魚麗襲兩服以鵰逝陣
未列於都甸威[illegible]振於秦薊灑嚴霜於渭城被和風於洛汭就終
古以比獻考墳[illegible]而莫契昔西怨於東徂今北伐而南悲豈朝野

之恒情動萬乘之幽思歌零雨於豳風興採薇於周詩慶金墉之
凱定眷戎車之遲時佇千里而感遠涉弦望而懷期詔微臣以勞
問奉王命於河湄夕飲餞以俶裝旦出宿而言辭歲既晏而繁慮
日將邁而戀乖闕敬恭於桑梓謝履長於庭階冐洮雲之晻藹迎
素雪之紛霏凌結澌而凝清風矜顇以揚哀情在本而易阜物雖
末而難懷眷余勤以就路苦憂來其城頹爾乃經雉門啓浮梁眺
鍾巖越查塘覽永嘉之紊維尋建武之緝綱于時內慢神器外侮
戎狄君子橫流庶萌分析主晉有祀禍祿來格明兩降覽三七辭
厄元誕德以膺緯肇回光於陽宅明思服於下武興繼代以消逆
簡文思以秉道故恩用而刑簾孝武捨巳以杖賢亦寧外而治內
觀日化而就損庶雍熙之可對閔隆安之致寇傷龜玉之毀碎漏
妖凶於滄洲纏釁難而盈紀時焉依於晉鄭國有賊於百里賴英

謨之經營弘兼濟以志巳主寰內而綏虞澄海外以清滓至如昬
祲蔽景鼎祚傾基黍離有歎鴻鴈無期瞻天命之貞符秉順動而
履機率駿民之思効普邦國而同歸盪積霾之祲氛啓披陰之光
暉反平陵之香藹復七廟之依稀務役簡而農勸每勞賞而忠甄
變時雍於祖宗[redacted]掃逋醜於漢渚滌僭逆於岷山羈
集處於西木引阜飲於源淵惠要褫而思踶援冠弁而來處視治
城而北屬懐文獻之攸揚匪元首之康哉孰股肱之惟良瞽覩由
而識節似綴組以成章業彌纏而彌微事愈有而莫傷次石頭之
雙岸究孫氏之初基幸漢庶之漏網憑江介以抗維初鵲起於富
春果鯨躍於川湄亘三世而國盛歷五僞而宗夷絜成敗之相仍
猶脣亡而齒寒載十二而謂紀登蜀滅而吳安衆咸昧於謀兆羊
獨悟於理端請廣武以誨情樹襄陽以作藩捍建業其如遺訟萬

里而誰難疾魯荒之詖辭惡京陵之譜言責當朝之憚貶對曩籍
而興歎孰怙寵而判違敵既効而國圮彼問鼎而何階必先賊於
君子原性分之異託雖殊塗而歸美或卷舒以愚智或治亂其如
矢謝昧迹而託規卒安身以全里周顯節而犯逆抱正情而喪巳
薄四望而尤眄歎王路之中鯁蠢干越之妖爐敢凌蹈於五嶺崩
雙嶽於中流擬凶威於荆郢隱雷霆於帝坐飛茫鉄於宮省于時
朝有遷都之議人無守死之志師旅痡於外勤城墉闕於素備安
危勢在不侔衆寡形於見事於赫淵謀研其神策綏戀待機追奔
躡迹遇雷池而振躍次彭蠡而殲滌穆京甸以清晏撤多壘而寧
役造白石之祠壇懟二豎之無君踐掖庭以幽辱凌祧社而火焚
愍文康之罪巳嘉忠武之立勳道有屈於災蝕功無謝於如仁訊
落星之爨旅索舊棲於吳餘迹階圮而不見横榛弃以荒除彼生

成之樂辰亦猶今之在余慨齊吟於爽鳩悲唐歌於山樞乎僞孫
於徐首率君臣以奉疆時運師以伐罪偏披書於武王迄西北之
落紐之東南以振綱誠鉅平之先覺實中興之後祥據左史之攸
徵胡影迹之可量過江乘而青始知遇雄之無謀厭紫徵之宏凱
甘陵波而遠遊越雲夢而南泝臨淛河而東浮轂連弩於川上候
蛟龍於中流爰薄方輿廼届歐陽入大江都之域次乎廣陵之鄉
易千里之曼曼泝江流之湯湯游赤圻以經復越二門而起漲眷
北路以興思看東山而怡目林叢薄路逶迤石參差山盤曲水激
瀨而駿奔日映石而知旭審兼照之無偏怨歸流之難濯美輕鯈
之涵泳觀翔鷗之落啄在飛沈其順從顧微躬而緬邈於是抑懷
蕩慮揚榷易難利涉以吉天險以艱于敵伊阻在國斯便勾踐行
霸於琅邪夫差爭長於黃川葛相發歎而思正曹后愧心於千魂

登高堞以詳覽知吳濞之奢盛戒東南之逆氣成劉后之駴聖藉
鹽鐵之殷阜臨淮楚之剽輕盛几杖而弭心怒抵局而遂爭忿爰
盎之扶禍惜徒傷於家令匪一條侯之忠毅將七國之陵正哀漢藩
之治民竝訪賢以招明侯文辨其誰在曰鄒陽與枚生據忠辭於
吳朝執義說於梁庭敷高才於兔園雖正言而免刑闕里既巳千
載深儒流於末學欽仲舒之睟容遵縫掖於前躅對園圃而不闚
下帷幙而論屬相端非之兩驕遭弘偃之雙慝恨有道之無時步
險塗以側足聞宣武之大閱反師旅於此塵自皇運之東都始昌
業以濟難抗素旄於秦嶺揚朱旗於巴川懼帝系之墜緒故黜昏
而崇賢嘉收功以垂世嗟在嗣而覆旆德非陟而繼宰亹踰禹其
必顛造步兵而長想欽太傅之遺武思嘉遁之餘風紹素履之落
緒民志應而願稅國屯難而思撫譬乘舟之待楫象提鈞之假縷

總出入於和就兼仁用於默語弘九流以擽四維復先陵而清舊
宇却西州之成功指東山之歸予惜圖南之啓運恨鵬翼之未舉
發津潭而迴邁逗白馬以憩舲貫射陽而望邗溝通淮而薄甬
城城坡陁兮淮驚波平原遠兮亥路邇面艽野兮悲橋梓遡急流
兮苦磧沙負千里而無山緬百谷而有居被宿莽以迷徑覩生烟
而知墟[redacted]謂信美其可娛身少長於樂土實長歎於荒餘[redacted]
[redacted]具瘁值歲寒之窮節視層雲之崔巍聆悲飇之掩屑彌晝
夜以滯淫怨凝陰之方結望新晴於落日起明光於躋月眷轉蓬
之辭根悼朔鴈之赴越按微物而疚情此思心其可說悶徭役其
幾時駭閱景於與沒感曰歸於采薇予來思於雨雪豈初征之懼
對冀鶴鳴之在垤[redacted]踰宿鶩吾楫於邳鄉奚車正以事夏
虺左相以輔湯綿三代而享邑廁殘土之一匡嗟仲幾之寵侮遂

捨存以徵亡喜薛宰之善對美士彌之能綱升曲垣之逶迤訪淮
陰之所都原入跨之達恥俟遭時以遠圖捨西楚以擇木追南漢
以定謨亂孟津而魏滅攀井陘而趙徂播靈威於齊橫振餘猛於
龍且覩讓通而告狶冐始智而終愚迄沂上而停枻登高圯而不
進石幽期而知賢張擒景而示信本文成之素心要王子於雲仞
豈無累於清霄直有槩於眞吝始熙績於武關卒敷功於皇亂處
夷險以解桎弘憂虞以時順矜若華之翳暑哀飛驂之落駿傷粒
食而興念眷逸翮而思振戾臣山而東顧美相公之前代嗟殘虜
之將糜熾餘焱於海濟驅鮐稚於淮曲暴鰥孤於泗濱託末命[redacted]
[redacted]雲冀靈武之北閱惟授首之在晨當盛暑而遐徒肅嚴威以振
響漸溫澤而沾腴既雲撤於朐城遂席卷於齊都棊四關其奚阻
道一變而是乎傷炎季之崩弛長逆布以滔天假父子以許愛借

兄弟以僞恩相魏武以謫狂究謨奮於東藩杼未謀於東郭身巳
馘於樓門審貢收於前說證所作於舊徐聆四川之浮磬翫夷水
之蠙珠草漸苞於巘壤桐孤幹於嶧隅慨禹迹於尚世惠遺文於
夏書紛征邁之淹留彌懷古於舊章商伯文於故服咸徵名於彭殤
眺靈壁之曾峯投呂縣之迅梁想蹈水之行歌雖齊汨其何傷啓
仲尼之嘉問告性命以依方豈苟然於迂論聆寓言於達莊於是
濫石橋登戲臺策馬釣渚息轡城隅永感四山零淚雙渠怨物華
之推驛慨舟壑之遞遷謂徂歲之悠濶結幽思之方根感皇祖之
徽德爰識沖而量淵降儁明以鏡鑑迴風猷以昭宣道旣底於國
難惠有覃於黎元士頌歌於政教民謠詠於渥恩兼採芑之致美
協漢廣之發言彊虎氏之搏翼瀉雲網於所禁驅黔萌以蘊崇取
園陵而湮沈錫殘落於河西序淪胥於漢陰 攻方城而折扃僾譙

潁其誰任世闕才而貽亂時得賢而興治救祖考之邦壤在幽人
而枉志體飛書之遠情悟犒師之通識迨明達之高覽契古今而
同事拔淵謨於潛機騁神鋒於雲旆驅厈澤而風靡蹶坑谷而鳥
竄中華免夫左袵江表此焉緩帶旣剋黜於肥六又作鎮於彭沛
晏皇塗于國內震天威於河外掃東齊而巳寧指西崤而將泰值
秉均而代謝寔太業之興廢心無忝于樂生事有像於燕惠抱明
哲之不伐奉宏勳而是稅捐七州以爰來歸五湖以投袂屈盛績
於平生申遠期於暮歲訪曩載於宋鄙採陽秋於魯經晉申好於
東吳鄭憑威於南荆故反師於曹門將以塞於夷庚納五叛以長
寇伐三邑以侵彭美西鉏之忠辭快韓厥之奇兵追項王之故臺
迹霸楚之遺端挺宏志於總角奮英勢於弱冠氣蓋天而倒日力
拔山而傾湍始飈起於勾越中電激於衡闗興偏慮於攸吝忘即

易於所難忌陳錦而莫照思反鄉而有歎且夫殺義害嬰而偃豐疑緤賢不策夫位誰時造理屈而愈閉方怨天而懷悲對駿騅以發憤傷虞誅於末詞陟亞夫之故營諒謀始之非託遭衰羸之崩綱值威炎之結絡迄皓首於皁陵猶謬覺於然諾視一人於三傑豈在巳之庸弱置豐沛而不舉故自同於俎鑊發卞口而游歷迄西山而弭轡觀終古之幽憤懷元王之沖粹丁戰國之權爭方括心於道肆與浮丘以就德友三儒以成類潔流始於初源累仁基於前美撥焚族之休覲傳芳素於來祀彊見謷於清虛德致稱於千里或避寵以辭姻或遺榮而不仕政直言以安身駿絕才以喪巳驅信道之成終表昧世之虧始悟介焉之巳差則不俟於終日既防萌於未著雖念德其何益爾乃孟陬發節雷隱蟄驚散葉荑柯芳蘤飾萌麥萋萋於旄丘柳依依於高城相睢鳩之集河觀鳴鹿之食苹泝泗遠兮清川急秋冬近兮緒風襲風流蕙兮水增瀾諦愁衿兮鑑戚顏愁盈根而蘊際戚發條而成端嗟我行之彌日待征邁而言旋荷慶雲之優渥周雙七於此年陶逸像於京甸遊險難於行川轉歸弦而眷戀望修檣而流漣願關鄴之遄清遲華鑾之凱旋穆淳風於六合溥洪澤於八埏頒賢愚於大小順規矩於方圓囿四民之獲所宜稅稷於萊田苦邯鄲之難步庶行迷之易銓長守朴以終稔亦拙者之政焉仍除宋國黃門侍郎遷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高祖受命降公爵爲侯食邑五百戶起爲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靈運爲性褊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憤廬陵王義眞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

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
游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民閒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
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
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
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爲娛有終
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閒士庶皆徧遠
近欽慕名動京師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曰古巢居穴處曰
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
可以理推言心也黃屋實不殊於汾陽卽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
廛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揚子雲云詩人之賦
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
盛而敘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

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意
去飾取素儻値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迹索意託之有賞
其辭曰謝子臥疾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道
可重故物爲輕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質文咸其常合宮
非縉雲之館衢室豈放勛之堂邁深心於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
文成之却粒願追松以遠遊嘉陶朱之鼓棹迺語種以免憂判身
名之有辨權榮素其無留孰如牽犬之路既寡聽鶴之塗何由哉
理以相得爲適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所以爲笑孫權亦謂周瑜公瑾與孤意合大能重道則輕物存理則忘事古今質文可謂不同而此處不異縉雲放勛不以天居爲所樂古合宮衢室皆非淹留鼎湖汾陽乃是所居之文成張良却粒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陶朱范蠡臨去之際亦語文種云云謂二賢既權榮素故身名有判也牽犬李斯之歎聽鶴陸機領成都衆大敗後云思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
若夫巢穴以風露貽患則大壯以棟宇袪弊宮室以瑤璇致
美則白賁以丘園殊世惟上[redacted]於巖壑幸兼善而罔滯雖非市朝
而寒暑均也雖是築構而飭朴兩逝易云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蓋取諸大壯旋堂

自是素故曰白賁最是上爻也此堂世異矣謂巘壑道深於丘園而不爲巢穴斯免■得寒暑之適雖是築構無妨非朝市云云昔仲長願言流水高
山應璩作書邙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闕周員銅陵之奧卓氏充鈲
摫之端金谷之麗石子致音徽之觀徒形域之薈蔚惜事異於栖
盤至若鳳叢二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洲雖千乘之珍苑
孰嘉遯之所遊且山川之未備亦何議於兼求仲長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廣宅在高山流川之畔溝
池自環竹木周布場圃在前果園在後應璩與程文信書云故求道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爲宅因茂林以爲蔭謂二家山居不得周員之美楊雄蜀都賦云銅陵衍卓王孫
採山鑄銅故漢書貨殖傳云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楊雄方言梁益之間裁木爲器曰鈲裂帛爲衣曰摫金谷石季倫之別廬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其鎮下邳時過遊賦詩一代盛集
謂二地雖珍麗然制作非栖盤之意也鳳臺秦穆公時秦女所居以致簫史叢臺趙之崇館張衡謂趙築叢臺于前楚建章華于後楚之雲夢大中■居長飲賦楚靈王遊雲夢之中息於荊臺之
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濤南望巫山之阿遂造章華之臺亦見諸史淮南青丘齊之海外皆獵所司馬相如云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章渠史起爲魏文侯所起溉水之所淇
園篁之竹園在淇水之澳詩人所載橘林蜀之園林楊子雲蜀都賦亦云橘林左太沖謂戶有橘柚之園長洲吳之苑囿左亦謂長洲之茂苑因江海洲渚以爲苑囿■故■表
此園之珍靜千乘讌嬉之所非■尟止之■且山川亦不能兼茂隨地勢所遙耳覽明達之撫運乘機緘而理默指歲
暮而歸休詠宏徽於刊勒狹三閭之喪江矜望諸之去國選自然

之神麗盡高棲之意得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流之禍後及太傅既薨建圖已輟於是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廢興隱顯當是賢
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申高棲之意經始山川實基於此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
息保自事以乘閑愧班生之夙悟慚尚子之晚研年與疾而偕來
志乘拙而俱旋謝平生於知遊棲清曠於山川謂經始此山遺訓於後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
宜也易云向晦入宴息莊周云自事其心此二是其所處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研想遲二人更以年衰疾至志寡求拙曰事并可山居曰與知遊別故曰謝平生就山
川故曰棲清曠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還汀面山背阜東阻西傾抱含吸吐
款跨紆縈綿聯邪亙側直齊平枚乘曰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此吳客說楚公子之詞當謂江都之野彼雖有江湖而乏山巘此憶江
湖左右與之同而山嶽形勢池城所無也往渚還汀謂四面有水面山背阜亦謂東西有山是四水之裡也抱含吐吸謂中央復有川款跨紆縈謂邊背相連帶迂回處謂之邪亙平正處謂之側
直近東則上田下湖西谿南谷石埭石滂閔硎黃竹決飛泉於百
仞森高薄於千麓寫長源於遠江派深毖於近瀆上田在下湖之水口名爲田口下湖在田之下
下處並有名山川西谿南谷分流谷鄣水吠入田口西谿水出嵊縣西谷鄣是近山之最高峰者西谿便是■之背入西谿之裡得石溪以石爲阻故謂爲埭石滂在西谿之東從縣南入九里兩
面峻峭數十丈水自上飛下比至外谿封蹬十數里皆飛流迅激左右巖壁綠竹閔硎在石滂之東谿逶迤下注良田黃竹與其連南界莆中也近南則會以雙

流縈以三洲表裡回游離合山川嵎崩飛於東峭槃傍薄於西阡拂青林而激波揮白沙而生漣雙流謂剡江及小江此二水同會于山南便合流注下三洲在二水之口排沙積岍成此洲漲表裡合是其皃狀也嵎者謂回江岑在其山居之南界有石跳出將崩江中行者莫不駭慄槃者是縣故治之所在江之[redacted]用槃石竟渚並帶青林而連白沙也近西則楊賓接峰唐皇連縱室壁帶谿曾孤臨江竹緣浦以被綠石照潤而映紅月隱山而成陰木鳴柯以起風楊中元賓並小江之近處與山相接也唐皇便從北出室石室在小江口南峭壁小江北岸並在楊中之下壁高四十丈色赤故曰照潤而映紅曾山之西孤山水南王子所經始並臨江皆被以綠竹山高月隱便謂為陰鳥集柯鳴便謂為風也近北則二巫結湖兩智通沼橫石判盡休周分表引修隄之逶迤吐泉流之浩溔山巉下而回澤瀨石上而開道大小巫湖中隔一山外智周回在西圻北邊浦出江並是美處義熙中王穆之居大巫湖經始處所猶在兩智皆長溪外智出山之後四五里許裡智亦隔一山出新塚橫山野舍之北面常石野舍之西北巫湖舊唐故曰修隄長谿甚遠故曰泉流常石巉[redacted]故曰下巉而回澤裡智漫石數里水從上過故曰瀨石上而開道休山東北周里山在休之南並是北巖遠東則天台桐柏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奧三嵩表神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靈凌石橋之莓苔越楢谿之紆縈天台桐柏七縣餘地南帶海二韭四明五奧皆相連接奇地所無高于五嶽便是海中三山之流韭以萊為名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窗也五奧者曇濟道人蔡氏郗氏謝氏陳氏各有一奧皆相掎角並是奇地三菁太平之北太平天台之始方石直上萬丈下有長谿亦是縉雲之流云此諸山並見圖緯神仙所居往來要徑石橋過楢谿人跡之艱不復過此也遠南則松箴棲雞唐嵫漫石崪嵊對嶺𨛁孟分隔入極浦而遭回迷不知其所適上嶔崎而蒙籠下深沈而澆激棲雞在保口之上別浦入其中周回甚深四山之裡松箴在雞棲之上緣江唐嵫入太平水路上有瀑布數百丈漫石在唐嵫下郗景興經始精舍亦是名山之流崪嵊與分界去山八十里故曰遠南前嶺鳥道正當五十里高左右所無就下地形高乃當不稱遠望𨛁山甚奇謂白爍尖者最高下有良田王敬弘經始精舍曇濟道人住孟山名曰孟埭芊署之嶼田清溪秀竹迴開巨石有趣之極此中多諸浦澗傍依茂林迷不知所通嶔崎深沈處處皆然不但一處遠西則[redacted]

遠北則長江永歸巨海延納崐漲緬曠島嶼綢沓山縱橫以布護水迴沈而縈浥信荒極之綿眇究風波之睽合江從山北流窮上虞嵊謂之三江口便是大海老子謂海為百谷王以其善處下也海人謂孤山為崐薄洲有山謂之島嶼即洲也漲者沙始起將欲成嶼緬猶無常于一處迴流相縈繞也大荒東極故為荒極風波不恒為睽合也徒觀其南術之[redacted]生巉[redacted]成衍[redacted]岸測深相渚知淺洪濤滿則曾石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與濤作水勢奔壯于歲春秋在

月朔望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電激雷崩飛流灑漾凌絕壁而起岑橫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天終倒底而見壑此楚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慚於海若南術是其臨江舊宅門前對江三轉曾山路窮四江對岸西面常石此二山之間西南角岸孤山此二山皆是狹處故曰生巇勇門以南上便大闊故曰成衍岸高測深渚下知淺也江中有孤石沈沙隨水增減春秋朔望是其盛時故枚乘云楚太子有疾吳客問之舉秋濤之美得以瘳病太子國之儲貳故曰楚貳河靈河伯居河所謂河靈懼於海若事見[redacted]莊周秋水篇

爾其舊居曩宅今園枌[redacted]槿尚援基井具存曲術周乎前後直陌矗其東西豈伊臨谿而傍沼迺抱阜而帶山考封域之靈異實茲境之最然葺駢梁於巖麓棲孤棟於江源敞南戶以對遠嶺闢東窗以矚近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葺室在宅裏山之東麓東窗矚田兼見江山之美三間故謂之駢梁門前一棟枕巘上存江之嶺南對江上遠嶺此二館屬望殆無優劣也阡陌縱橫塍埒交經導渠引流脈散溝并蔚蔚豐秋苾苾香秔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陸麻麥粟菽候時覘節遞藝遞孰供粒食與飲謝工商與衡牧生何待於多資理取足於滿腹許由云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謂人生食足則歡有餘何待多須邪工商衡牧似多須者若少私寡欲充命則足但非田無以立耳

自園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緬邈水區濬潭澗而窈窕除菰洲之紆餘毖溫泉於春流馳寒波而秋徂風生浪於蘭渚日倒景於椒塗飛漸榭於中沚取水月之歡娛且延陰而物清夕棲芬而氣敷顧情交之永絕覲雲客之暫如此皆湖中之美但患言不盡意萬不寫一耳諸澗出源入湖故曰濬潭澗澗長是以窕窈除菰作洲洲言所以紆餘也

水草則萍藻薀菼雚蒲芹蓀兼菰蘋蘩蕝荇菱蓮雖備物之偕美獨扶渠之華鮮播綠葉之鬱茂含紅敷之繽翻怨清香之難留矜盛容之易闌必充給而後搴豈蕙艸之空殘卷敏弦之逸曲感江南之哀歎秦箏倡而溯游往唐上奏而舊愛還搴出離騷敏弦是采菱歌江南是相和曲云江南采蓮秦箏倡蒹葭篇唐上奏蒲生詩皆感物致賦魚藻蘋蘩荇亦有詩人之詠不復具敘

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別和緩是悉參核六根五華九實二冬並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蒨林蘭近雪而揚猗卷柏萬代而不殞茯苓千歲而方知映紅葩於綠蔕茂素蕤於紫枝既往

年而增靈亦驅妖而斥疵本草所出藥處於今不復依隨土所生耳此境出藥甚多靁公桐君古之采藥醫緩古之良工故曰別悉參核者雙
核桃杏仁也六根者茍七根五茄根葛根野葛根[redacted]根也五華者草華芫華樬華菊華旋覆華也九實者連前實槐實柏實兔絲實女貞實蛇木實蔓荊實蘡薁實[redacted]也二冬者天門麥門冬三
建者附子天雄烏頭水香藁草林蘭文子卷柏茯苓竝皆仙物凡比衆藥事悉見于神農其竹則二箭殊葉四苦齊味水石別
谷巨細各彙既修竦而便娟亦蕭森而蓊蔚露夕沾而悽陰風朝
振而清氣玄指雲以拂杪臨碧潭而挺翠蔑上林與淇澳驗東南
之所遺企山陽之游踐遲鸞鷖之棲託憶崑園之悲調慨伶倫之
哀籥衛女行而思歸詠楚客放而防露作二箭一者苦箭大葉一名弃箭細葉四苦青苦白苦紫苦黃苦水竹
依水生其細密吳中以爲宅援石竹本科叢大以充屋榱巨者竿挺之屬細者無箬之流也修竦便娟蕭森蓊蔚皆竹貌也上林關中之禁苑淇澳衛地之竹園方此皆不如東南會稽之竹箭雖
此地最富焉山陽竹林之游鸞鷖棲食之所崑山之竹伶倫爲笛黃帝時伶倫斬其厚均者吹之爲黃鍾之宮衛女思歸作竹竿之詩楚人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其木則
松柏檀櫟[redacted]桐榆檿柘穀棟楸梓檉樗剛柔性異貞脆質殊卑
高沃塉各隨所如榦合抱以隱岑杪千仞而排虛麥岡上而喬竦
蔭澗下而扶疏沿長谷以傾柯攢積石以插衢華映水而增光氣

結風而回敷當嚴勁而蔥倩承和煦而芬腴送隆葉於秋晏遲含
萼於春初皆木之類選其美者載之山脊曰岡岡之間下長谷積石各隨其方離騷云青春者無白日昭只詩云萼不韡韡也植物既載動類
亦繁飛泳騎透胡可根源觀貌相音備列山川寒燠順節隨宜匪
敎草木竹植物魚鳥獸動物獸有相種亦有騰者有走者走者騁騰者透謂種類既繁不可根源但觀其貌狀相其音聲則知山川之好興節隨宜自然之數非可敎戒也魚則
鰻鱧鮒鱮鱒鯇鰱鯿魴鮪魦鱖鱨鯉鯔鱣輯采雜色錦爛雲鮮唼
藻戲浪汎符流淵或鼓鰓而湍躍或掉尾而波旋鱸鮆乘時以入
浦鱤鯢沿瀨以出泉鰻音優鱧音禮鮒音附鱮音敘鱒音寸袁反鯇音覸鰱音連鯿音紫仙反魴音旁鮪音痏魦音沙鱖音居綴反鱨音上羊反鯔音比
之反鱣音竹仚反皆說文字林音詩云錦衾有爛故云錦爛鱸鮆乘時魚鱤音感鯢音迅皆出谿中下巾上恒以爲翫鳥則鵾鴻鶂鵠鶩鷺鴇鴾
雞鵲繡質鶬鸐綬章晨鳧朝集時鷮山梁海鳥違風朔禽避涼羨
生歸北霜降客南接響雲漢侶宿江潭聆清哇以下聽載王子而
上參薄回涉以弁翰映明壑而自耽鵾音昆鴻音洪鶂音左傳云六鶂退飛字如此鵠音下笠反鶩音秋鷺音路鴇音保
鴾音相唐公之馬與此鳥色同故謂爲鴾音目相雞鶬鵲鳥見張茂先博物志鸐音翟亦雉之美者此四鳥並美采質鳧音符野鴨也常待晨而飛鷮音巳消反長尾雉也論語云山梁雌雉時哉時

哉海鳥爰居臧文仲不知其鳥以爲神也事見左傳朔禽鴈也寒月轉往衡陽禮記霜始降鴈來賓歲莫云鴈北向政是陽初生時著炎生歸北霜降客南山雞映水自翫其羽儀者山上

則猨猵貍貛豻貘獏猛山下則能羆豺虎麃鹿麕麖擲飛枝於窮

崖踔空絕於深硎蹲谷底而長嘯攀木杪而哀鳴猨音袁猵音褊貍音力之反貛音火丸反豻音

立旦反貘音[illegible]似貛而長狼之屬一曰貙貉矦音安黠反猛音弋生反貍之黃黑者一曰以份豺音在皆反麃音元野羊大角麕音鬼乎反麖音京能踔擲虎長嘯猨哀鳴鳴聲可翫緡綸

不投置羅不披矰弋靡用蹄筌誰施鑑虎狼之有仁傷遂欲之無

崖顧弱齡而涉道悟好生之咸宜率所由以及物諒不遠之在斯

撫鷗鯈而悅豫杜機心於林池八種皆是禽獸之其自少不殺至于白首故在山中而此歎永嘆莊周云虎狼仁獸豈不父子相親

世云虎狼暴虐者政以其如禽獸而人物不自悟其毒害而言虎狼可疾之甚苟其遂欲豈復崖限自弱齡奉法故得免殺生之事苟此悟者物好生之理易云不遠復無祇悔庶乘此得以入道莊周云海人有機心鷗鳥舞而不下今無害彼之心各說豫于林池也敬承聖詰恭窺前經山野昭曠聚落羶腥

故大慈之弘誓拯群物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貸以善成欽

鹿野之華苑羨靈鷲之名山企堅固之貞林希菴羅之芳圃雖粹

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恒存建招提於幽峰冀振錫之息肩庶鐙王

之贈席想香積之惠餐事在而思通理匪絕而可溫賈誼弔屈云恭承嘉惠敬承亦此之

流聚落是墟邑謂歌哭諍訟有諸諠譁不及山野爲僧居止也經教欲令在山中皆有成文老子云善貸且善成此道惠物也鹿苑說四眞諦靈鷲山說般若法華處堅固林說泥洹處菴羅園說不思議處今旁林藝園制苑彷彿在昔依然託想雖粹容緬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謂僧不能常住者可扶作坐處也所謂息肩鐙王香積事出維摩經論語云溫故知新理既不絕更宜復溫則可待爲已之日用也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澗水涉登嶺山行陵頂不息窮泉

不停櫛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規非龜非筮擇良選

奇翦榛開逕尋石覓崖四山周回雙流透迤面南嶺建經臺倚北

阜築講堂傍危峯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對百年之高本納萬代

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長謝麗塔於郊郭殊世間於

城傍欣見素以抱樸果甘露於道場云初經略躬自履行備諸苦辛也罄其淺短無假於龜筮貧者既不以麗爲美所以即安茅茨而已是以謝郊郭而殊城傍然清虛寂漠實是得道之所也苦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紹人徒心通世表

是遊是憩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業莫矯觀三世以其夢撫六度

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東山以冥期實西方之

潛兆雖一日以千載猶恨相遇之不早謂曇隆法流二法師也二公辭恩愛棄妻子輕舉入山外緣都絕魚肉不入口糞掃必在體物見之絕歎而法師處之夷然詩人西發不勝造道者其亦如此往石門瀑布中路高棲之游昔告離之始期生東山沒存西方相遇之欣實以一日為千載猶慨恨不早賤物重己棄世希靈駭彼促年愛是長生冀浮丘之誘接望安期之招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頹形羨蟬蛻之匪日撫雲蜺其若驚陵名山而屢憩過巖室而披情雖未階於至道且緬絕於世纓指松菌而興言良未齊於殤彭此一言敘仙學者雖未及佛道之高然出於世表矣浮丘公是王子喬師安期先生是馬明生師二師出列仙傳洞真經云今學仙者亦須師以自發悟故不辭苦味頹形也莊周云和以天兒兒者崖也數經歷名山遇余巖室披露其情性且獲長生方之松菌殤彭邈然有間也山作水役不以一牧資待各徒隨節競逐陟嶺刊木除榛伐竹抽笋自篁擿篛于谷揚勝所拮秋冬蘦獲野有蔓艸獵涉蘡薁亦醞山清介爾景福苦以木成甘以擠熟慕椹高林剝芨巖椒掘蕎陽崖擿鮮陰摽晝見搴茅宵見索綯芟菰翦蒲以薦以茭既坭既埏品收不一其灰咸各有律六月採蜜八月樸栗備物為繁略載靡悉此一章謂是山作及水役採拾皆事也然漁獵之事皆不載楊楊桃也山間謂之木子蘦音靈字出字林詩人云六月食鬱及薁獵涉字出爾雅木木酒味甘擠擠酒味甘並至美兼以療病擠治癰核木治痰冷椹音甚味似菰菜而勝刊木而作之謂之慕芨音及採以為紙蒨音倩採以為染𧄼音趍採以為飲採蜜樸栗各隨其月也若迺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風瞻雲方知厥所兩居謂南北兩處各有居止峯崿阻絕水道通耳觀風瞻雲然後方知其處所南山則夾渠二田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谷異巘群峰參差出其間連岫複陸成其坂眾流溉灌以環近諸堤擁抑以接遠遠堤兼陌近流開端凌阜泛波水往步還還回往匝枉渚員巒呈美表趣胡可勝單杭北頂以葺館殷南峰以啓軒羅曾崖於戶裏列鏡瀾於窗前因丹霞以赬楣附碧雲以翠椽視奔星之俯馳顧[redacted]之未牽鵾鴻飜翥而莫及何但鶩雀之翩翾沈泉傍出潺湲於東檐桀壁對跱硿礲於西霤修竹葳蕤以翳薈灌木森沈以蒙茂蘿曼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光於柯間風露披清於嵎岫夏涼寒燠隨時取適階基回互橑檽乘隔此焉卜寢翫水弄石邇即回眺終歲罔斁

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眇遯逸於人群長寄心於雲霓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從江樓步路跨越山嶺綿亘田野或升或降當三里許塗路所經見也則喬木茂竹緣畛彌阜橫波疎石側道飛流以爲寓目之美觀及至所居之處自西山開道迄于東山二里有餘南悉連嶺疊鄣青翠相接雲煙霄路殆無倪際從逕入谷凡有三口方壁西南石門世■南■池東南皆別載其事緣路初入行于竹逕半路闊以竹渠澗既入東南傍山渠展轉幽奇異處同美路北東西路因山爲鄣正北狹處踐湖爲池南山相對皆有崖巖東北枕壑下則清川如鏡傾柯盤石被隩映渚西巖帶林去潭可二十丈許葺基構宇在巖林之中水衞石階開窗對山仰眺曾峰俯鏡濬壑去巖半嶺復有一樓迴望周眺既得遠趣還顧西館望對窗戶緣崖下者密竹蒙逕從北直南悉是竹園東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北倚近峰南眺遠嶺四山周迴溪澗交過水石林竹之美巖岫㟪曲之好備盡之矣周迴開築此爲居處細趣密翫非可具記故較言大勢耳越山列其表側傍緬■爲異觀也因以小湖鄰於其隈衆流所湊萬泉所回汎濫異形首毖終肥汎濫肥毖皆是泉名事見於詩云此萬泉所湊各有形勢別有山水路邈緬歸東歸其路迺界北山棧道傾虧蹬閣連卷復有水逕繚繞回圓瀰瀰平湖泓泓澄淵孤岸竦秀長洲芊綿既瞻既眺曠矣悠然及其二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隘入險俱會山首瀨排沙以積丘峯倚渚以起阜石傾瀾而稍巖木映波而結藪逕南漘以橫前轉北崖而掩後隱叢灌故悉晨暮託星宿以知左右往反經過自非巖澗便是水逕洲島相對皆有趣也山川澗石州岸草木既標異於前章亦列同於後牘山匪砠而是岵川有清而無濁石傍林而插巖泉協澗而下谷淵轉渚而散芳岸靡沙而映竹草迎冬而結葩樹凌霜而振綠向陽則在寒而納煦面陰則當暑而含雪連岡則積嶺以隱嶙舉峰則群竦以巉嶭浮泉飛流以寫空沉波潛溢於洞穴凡此皆異所而咸善殊節而俱悅土山載石曰砠山有林曰岵此章謂山川衆美亦不必有故摠敘其最居山之後事亦皆有尋求也春秋有待朝夕須資既耕以飯亦桑貿衣藝菜當肴採藥救頹自外何事順性靡違法音晨聽放生夕歸研書賞理敷文奏懷凡厥意謂揚較以揮且列于言誡特此推謂寒待綿纊暑待絺綌朝夕食飲設此諸業以待之藥以療疾又在其外事之相推自不得不然至於聽講放生研書敷文皆其所好韓非有揚較班固亦云揚較古今其義一也左思曰爲左右揚較而陳之北山二園南山三苑百果備列乍近乍遠羅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澗森疎崖巘杏壇㮈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棗殊所枇杷林檎帶谷映渚椹梅流芬於回巒椑

柿被實於長浦〔莊周云漁父見孔子杏壇之上維摩詰經㮈樹園楊雄蜀都賦云橘林左太沖亦云戶有橘柚之園桃李所殖甚多棃事出北河濟之間淮潁諸處故云殊所也〕畦町所藝含蘂藉芳蓼蕺蕽薺葑菲蘇薑綠葵眷節以懷露白薤感時而負霜寒葱摽倩以陵陰春藿吐苕以近陽〔葑菲見詩柏舟中管子曰北伐山戎得寒葱廣闕云寒葱挺園灌疏自供不得外求者也〕弱質難恒頹齡易喪撫鬢生悲視顏自傷承清府之有術冀在衰之可壯尋名山之奇藥越靈波而憩轅採石上之地黃摘竹下之天門摭曾嶺之細辛拔幽澗之溪蓀訪鍾乳於洞穴訊丹陽於紅泉〔此皆住年之藥即近山之所出有來拾欲以消病也〕安居二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衆無闕法鼓即響頌偈清發散華霏蕤流香飛越析曠劫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啓善趣於南倡歸清暢於北机非獨愜於予情諒僉感於君子山中兮清寂群紛兮自絕周聽兮匪多得理兮俱悅寒風兮搔屑面陽兮常熱炎光兮隆熾對陰兮霜雪愒曾臺兮陟雲根坐澗下兮越風穴在

玆城而諧賞傳古今之不滅〔衆僧冬夏二時坐謂之安居輒九十日衆遠近聚萃法皷頌偈華香四種是齋講之事析說是齋講之議乘此之心可濟彼之生南倡者都講北机者法師山中寂寞實是講說之處兼有林木可隨寒暑恒得清和以爲適也〕好生之篤以我而觀懼命之盡吝景之懽分一往之仁心拔萬族之險難招驚魂於殆化收危形於將闌濠水性於江流吸雲物於天端覩騰翰之頒頡視鼓鰓之往還馳騁者儻能狂愈猜害者或可理攀〔云物皆好生但以我而觀便可知彼之情吝景懼命是好生事也能放生者但有一往之仁心便可拔萬族之險難水性雲物各尋其生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猜害者恒以忍害爲心見放生之理或可得悟也〕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啓滕剖袠見柱下之經二觀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樸救已頹於道術塈夫六藝以宣聖教九流以判賢徒國史以載前紀家傳以申世模篇章以陳美刺論難以覈有無兵技醫日龜筴筮夢之法風角冢宅算數律曆之書或平生之所流覽並於今而棄諸驗前識之喪道抱一德而不渝〔莊周云輪扁語齊桓公粕滕者金滕之流也柱下老子濠上莊子二七是篇數也公之所讀書聖人之糟云此二書最有理過此以往皆是聖人之教獨往者所棄〕伊昔齠齔實愛斯文援紙

握管會性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爰暨山
棲彌歷年紀幸多暇日自求諸己研精靜慮貞觀厥美懷秋成章
含笑奏理 謂少好文章及山棲以來別緣既闌尋慮文詠以盡暇日之適便可得通神會性以永終朝 若迺乘攝持之告許養
達之篇畏絕迹之不遠懼行地之多艱均上皇之自昔忘下衰之
在旃投吾心於高人落賓名於聖賢廣滅景於崆峒許遁音於箕
山愚假駒以表谷涓隱巖以搴芳
萊庇蒙以織畚皓棲商而頤志卿寢茂而敷詞
鄭別谷而永逝梁去霸而之會 高居唐而
胥宇臺依崖而穴墀咸自得以窮年眇貞思於所遺 老子云善攝生者莊子云謂之不善
持生又云養生有無崖達生者不務生之所無奈何絕迹上皇下衰實名義亦皆出莊周廣成子
峒之上黃帝之師也許由隱于箕山堯以天下讓而不取愚公居于欲阜齊桓公逐鹿入山
人之涓子隱于宕山好餌木告伯陽琴心三篇庚桑偏得老子之道居喂壘之山楚狂接輿楚王
聞其賢使使者聘之于是遂游諸名山在蜀峨眉山上徐無鬼嬾棲魏侯勞之閒先生若山林矣
乃肯見寡人無鬼問君紬嗜欲屏好惡則耳目察矣常釆茅栗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著書十五
篇言道家之事織畚爲業四皓避秦亂入商洛深山漢祖召不能出司馬長卿高才而處世不樂

頤公卿大事 遂與弟子別于山阿終
身不反梁伯鸞隱霸陵山中耕識以自娛後復入會稽山 臺孝威居武安山下依崖爲上室采藥
自給高文通居西唐山從容自娛也 暨其窈窕幽深寂漠虛遠事與情乖理與形反既耳
目之靡端豈足跡之所踐蘊終古於三季俟通明於五眼權近慮
以停筆抑淺知而絕簡 謂此既非人跡所求史待三明五通然後可踐覆耳故停筆絕簡不復多云與夫賞音悟夫此音也 太祖登
祚誅徐羨之等徵爲祕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
運書敦獎之乃出就職使整理祕閣書補足闕文以晉氏一代自
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
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
文帝稱爲二寶既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許
既至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
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
植援種竹樹堇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

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曰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沒殊類先帝聰明神武哀濟群生將欲盪定趙魏大同文軌使久凋反於正化偏俗歸於華風運謝事乖理違願絕仰德抱悲恨存生盡況陵塋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識誰不憤歎而景平執事並非其才且遘紛京師豈慮託付遂使孤城窮陷莫肯極忠烈因朔漠縣河三千翻爲寇有晚遣鎮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亡此國恥宜雪被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斂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屋此亦仁者所爲傷心者也咸云西虜舍末遠師隴外東虜乘虛呼可掩襲西軍既反得據關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絕雖遣救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大城欲爲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

自固徒棄巢窟未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虛於內時來之會莫復過此觀兵耀威實在茲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衆則異於今苟乘其時難爲經略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觀前代類以兼弱爲本古今聖德未之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數相得興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既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昔魏氏之彊平定荊冀乃乘袁劉之弱晉氏之盛拓開吳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史策者也自羌平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滅長驅滑臺席卷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違律潼關失守用緩天誅假延歲月日來至今十有二載是謂一紀曩有前言況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來年自相攻伐兩取其困卞莊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有若飢渴注心南雲爲日已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而弗乘後則未兆即日府藏誠無兼儲

然凡造大事待國富兵彊不必乘會於我爲易責在得時器械既充衆力粗足方於前後乃當有優常議損益久謷冀州口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著自貢典先才經創基趾猶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彊富之實昭然可知爲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費邪或懲關西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裡不同關西雜居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泉況乃遠戍之軍值新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是舊戶差無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若遊騎長驅則沙漠風靡若嚴兵守塞則冀方山固昔隴西傷破鼂錯興言匈奴慢侮賈誼憤歎方於今日皆爲賒矣晉武中主耳值孫皓虐亂天祚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荀賈折謀故能業崇當年區宇一統況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德與武功並震霜威共素風俱舉協以宰輔賢明諸王美令岳牧宜熾虎臣盈朝而天或遠命亦同

敵不滅狡伊頑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臣卑賤側陋竄景巖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覩岱宗之封雖乏相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師萬無恨矣久欲上陳懼在觸置蒙賜恩假暫違禁省消渴十年常慮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聞靈運以族東歸而遊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歲元嘉五年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雍官

至員外散騎郎璿之字曜璠臨川內外爲司空竟陵王誕所遇誕
敗坐誅長瑜文才之美亞於惠連雍璿之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
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
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
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
厥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
爲廣州所統曾城令及義慶薨朝士詣第敘哀何勗謂袁淑曰長
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宗英未宜便以流人爲念廬陵王紹鎮
尋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參軍掌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
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
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
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
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徐知是靈運乃
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
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
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
後顗深恨此言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爲田太祖令州
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
得回踵又求始寧岯崲湖爲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民正
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毀傷之與顗遂構讎隙因靈運橫恣百姓
驚擾乃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出京都詣闕上表
曰臣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棲窮巖外緣
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顗
二十七日疏云比日異論噂喈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爲

其防披疏駭慌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衞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偵邏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為何事及見顗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懼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非但顯戮司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今虛聲為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群或勇冠鄉邦劍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為逆節之罪山棲之士而構陵上之釁今影迹無端假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吝其生實悲其痛誠復內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歸款仰憑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羸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賜秩中二千石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執錄望生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為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擒之送廷尉治罪廷尉奏靈運率部衆反叛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詔曰靈運罪釁累仍誠合盡法但謝玄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廣州其後秦郡府將宗齊受至除口行達桃墟邨見有七人下路亂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受掩討遂共格戰悉禽付獄其一人姓趙名欽山陽縣人云同邨薛道雙先與謝康樂共事以去九月初道雙因同邨成國報欽云先作臨川郡犯事徙送廣州謝給錢令買弓箭力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取謝若得志如意之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及既還飢饉緣路為劫盜有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詔於廣州行棄市刑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

生李業有終盡稽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悽悽淩霜葉網網衝風菌避逅竟幾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詩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子鳳蚤卒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咏所興宜在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襃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竝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摽舉延年之體裁明密竝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

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宋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終

宋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武二王

彭城王義康

南郡王義宣

彭城王義康年十二宋臺除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時高祖自壽陽被徵入輔留義康代鎮壽陽又領司州刺史進督徐州之鍾離荆州之義陽諸軍事永初元年封彭城王食邑三千戶進號右將軍二年徙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如故三年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即位增邑二千戶進號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

年改授都督荆湘雍梁益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給班劒三十人持節常侍將軍如故義康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六年司徒王弘表義康宜還入輔徵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録尚書事領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如故二府並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謙自是内外衆務一斷之義康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才義康昔在豫州湛爲長史既素經情款至是意委特隆人物雅俗舉動事宜莫不咨訪之故前後在藩多有善政爲遠近所稱九年弘薨又領揚州刺史其年太妃薨解侍中辭班劒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復加侍中班劒義康性好吏職鋭意文案糺剔是非莫不精盡既專總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以録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勢傾天下義康亦自强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又聰識過人一聞必記常所暫遇終生不忘稠人廣席每標所憶以示聰明人物亦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無施及忤旨即度爲臺官自下樂爲竭力不敢欺負太祖有虚勞疾寢頓積年每意所想便覺心中痛裂屬纊者相係義康醫藥盡心衛奉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彌日不解衣内外衆事皆專決施行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徒辟召掾屬義康素無術學闇於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逕行曾無猜防私置僮部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尚書僕射殷景仁爲太祖所寵與太子詹事劉湛素善而意好晚衰

湛常欲因宰輔之權以傾之景仁爲太祖所保持義康屢言不見用湛愈憤南陽劉斌湛之宗也有涉俗才用爲義康所知自司徒右長史擢爲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並以傾側自入見太祖疾篤皆謂宜立長君上疾嘗危殆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殷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太祖疾豫微聞之而斌等既爲義康所寵又威權盡在宰相常欲傾移朝廷使神器有歸遂結爲朋黨伺察省禁若有盡終奉國不與己同志者必構造愆釁加以罪黜每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內外之難結矣義康欲以斌爲丹陽尹言次啟太祖陳其家貧上覺其旨義康未卒上曰以爲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又啟太祖曰羊玄保欲還不審以誰爲會稽上時未有所倉卒曰我已用王鴻自十六年秋不復幸東府上以嫌隙既成將致大禍十七年十月乃收劉湛付廷尉伏誅又誅斌及大將軍錄事參軍劉敬文賊曹參軍孔邵秀中兵參軍邢懷明主簿孔胤秀丹陽丞孔文秀司空從事中郎司馬亮烏程令盛曇泰等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餘姚令韓景之永興令顏遙之湛弟黃門侍郎素斌弟給事中溫於廣州王履廢於家胤秀始以書記見任漸預機密文秀邵皆其兄也司馬亮孔氏中表並由胤秀而進懷明曇泰爲義康所遇默子景之遙之劉湛黨也其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釁義康上表遜位曰臣幼荷國靈爵遇踰等陛下推恩睦親以隆棠棣愛忘其鄙寵授遂崇任總內

外位兼台輔不能正身率下以肅庶僚暱近失所漸不自覺致令毀譽違實賞罰謬加由臣才弱任重以及傾撓今雖罪人即戮王猷載靜養疊貽垢實由於臣鞠躬慄悚若墜谿壑有何心顏而安斯寵輙解所職待罪私第改授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持節侍中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停省十餘日桂陽侯義融新喻侯義宗祕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於省奉辭便下渚上雖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又遣沙門釋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征虜司馬蕭斌昔爲義康所暱劉斌等害其寵譏斥之乃以斌爲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司徒主簿謝綜素爲義康所狎以爲記室參軍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至豫章辭州見許增督廣交二州湘州之始興諸軍事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義康未敗東府聽事前井水忽

涌溢野雉江鷗並飛入所住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曰盍聞哲王不逆切旨之諫以博聞爲道人臣不忌殲夷之罰以盡言爲忠是故周昌極諫馮唐面折孝惠所以克固儲嗣魏尚所以復任雲中彼二臣豈好逆主干時犯顏違色者哉又爰盎之諫孝文曰淮南王若道遇死則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文帝不用追悔無及臣艸莽微臣竊不自揆敢抱葵藿傾陽之心仰慕周易匪躬之志故不遠六千里願言命侶謹貢丹愚希垂察納伏惟陛下躬執大象首出萬物王化咸通三才必理闢大人之路開大道之門擢殊逸于巖穴招奇英於側陋窮谷無白駒之倡喬岳無遺寶之嗟豈特羅飛翮于垂天綱沈鱗於濵海況於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哉一旦黜削遠送南服恩絕於內形隔於遠躬離明主身放聖世草萊黔首皆爲陛下痛之臣追惟景平元

嘉之釁幾於危殆三公託以興廢之宜密懷不臣之計台輔伺隙於京甸強楚窺窬於上流或顯逆而陵主有生之所惴恐神祇之所忿忌也賴宗社靈長廟筭流遠灑滌塵埃殲馘醜類氛霧時靖四門載清當爾之時義康豈不預參皇謀均此休否哉且陛下舊楚形勝非親勿居遂以驃騎之號任以藩夏之重撫政南郢綏民過寇播皇宋之澤以洽幽荒陛下之潤被之九有豈直南荊之民沾渥而已焉遂召之以宰輔又寄之以和味既居三事又牧徐揚所以幽顯齊歡人神同忭莫不言陛下授之爲得義康受之爲是也今如何信疑貌之似闕兄弟之恩乎若有迷謬之愆可責之罪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且廬陵王往事足以知今此乃陛下前事之殷鑒後乘之靈龜也夫曾子之不殺忠臣之篤嘗二告而猶織仁王之令範故詩云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又云兄弟雖閱不廢親也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可以親百姓兄弟安可棄乎臣伏願陛下上尋往代廢黜之禍下惟近者讒言之釁廬陵王既申寃魂於后土彭城王亦弭疑慾於宋京豈徒皇代當今之計萘乃良史萬代之美也且諂諛難辨是非易驥福始禍先古人所畏故愛身之士自爲巳計莫不結舌杜口孰肯冒忌干主哉臣以頑昧獨獻微管所以勤勤懇懇必許丹誠者實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遂令陛下有棄弟之責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況書言記事史豈能屈典謨而諱哉脫如臣慮陛下悵之何益楊子雲曰禍福之大莫先於和穆遘禍之深莫過於內難每服斯言以爲警戒矧今覩王室大事豈得韜筆默爾而已哉臣將恐天下風靡離間是懼遂令宇內遷觀民庶華心欲致康哉實爲難也陛下徒云惡枝之宜伐豈悟伐柯之傷樹乃往古之所悲當

今所宜改也陛下若蕩以平聽屛此猜情垂訊芻蕘之謀曲察狂
瞽之計一發非意之詔逮訪博古之士速召義康返於京甸兄弟
協和君臣緝穆息宇內之譏絶多言之路如是則四海之望塞讒
說之道消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安彭城王哉若臣所
啓違憲於國爲非請即伏誅以謝陛下雖復分形赴鑊煑體烹屍
始願所甘豈不幸甚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會稽長公主於兄
弟爲長太祖至所親敬義康南上後久之上嘗就主宴集甚歡主
起再拜稽顙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
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生命因慟哭上流涕舉手指蔣山曰必
無此慮若違今誓便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
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二十二年太子詹
事范曄等謀反事逮義康事在曄傳有司上曰義康昔擅國權恣
心凌上結朋樹黨苞納凶邪重疊彰著事合明罰特遭陛下仁愛
深至敦惜周親封社不削爵寵無貶四海之心朝野之議咸謂皇
德雖厚實橈典刑而義康曾不思此大造之德自出南服詭飾情
貌外示知懼內實不悛窮好極欲干請無度聖慈含弘每不折舊
矜釋屢加恩疇已往而陰敦行李方啟交通之謀潛資左右以要
死士之命崎嶇伺隙不忘窺窬時猶隱忍罰止僕侍狂疾之性永
不懲革兇心遂成悖謀仍構遠援搴醜千里相結再議宗社重闢
鼎祚賴陛下至誠感神宋曆方永故姦事昭露罪人斯得周公上
聖不辭同氣之刑漢文仁明無隱從兄之惡況義康釁深二叔謀
過淮南背親反道自棄天地臣等參議請下有司削義康王爵收
付廷尉法獄治罪詔特宥大辟於是免義康及子泉陵侯允女始
寧豐城益陽興平四縣主爲庶人絶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

軍沈邵爲安成公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爲宜也二十四年豫章胡誕世前吳平令袁惲等謀反襲殺豫章太守桓隆南昌令諸葛智之聚衆據郡復欲奉戴義康太尉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曰投畀之言義著雅篇流殛之敎事在書典庶人義康負釁深重罪不容戮聖仁不忍屢加遲回宥其大辟賜遷近甸斯乃至愛發天超邈終古曾不遇愆甘引而懟言同衆佷悖徼幸每形辭色内宣家人外動民聽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胡誕世假竊名號構成凶逆杜漸除微古今所務況禍機驟發庸可忽乎臣等參議宜徙廣州遠郡放之邊表庶有防絶奏可仍以安成公相沈邵爲廣州事未行值邵病卒索虜來寇瓜步天下擾動止虜異志者或奉義康爲亂世祖時鎭彭城累啟宜爲之所太子及尚書左僕射何尚之並以爲言

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人嚴龍齎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得人身便隨宜見處分乃以被揜殺之時年四十三以侯禮葬安成六子允肱珣昭方曇辯允初封泉陵縣侯食邑七百戶昭方並早夭允等留安成元凶得志遣殺之世祖大明四年義康女玉秀等露板辭曰父凶滅無狀孤負大明存荷優養沒蒙加禮明罰羽山未足救法烏烏微心昧死上訴乞反葬舊塋糜骨鄉壤詔聽并加資給前廢帝永光元年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臣聞泰祖遠之猶慼慮親降霍省序義重令戚故嚴道疾終嗣敀方守阜陵愆屏身遷晚恩竊惟故庶人劉義康昔昧姦回自貽非命沈魂漏籍垂誠來典運革三朝歲盈三紀天地改朔日月再升陶形賦氣咸蒙更始義康妻息漂沒早違盛化眾女孤弱永淪黜首即情原釁本非己招感事哀矜俯增傷咽敢緣陛下聖化融泰春

澤覃被慈育羣生仁被梟獍實希洗宥還齒帝宗則施及陳荄榮
施污壞臣特憑國私冒以誠表宏觸靈威伏紙悲悸詔曰太宰表
如此公緣情遣遠覽以增慨昔淮楚推恩胙流支亂抑法弘親古
今成準便以公表付外依旨奉行故泉陵侯允横罹凶罹可特爲
置後太宗泰始四年復絕屬籍還爲庶人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澀於言論元嘉元年年十二封竟陵王食
邑五千戶仍拜右將軍鎮石頭七年遷使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
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猶戍石頭八年又改都督南兗
兗州刺史當鎮山陽未行明年遷中書監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
常侍給鼓吹一部時竟陵羣蠻充斥役刻民散改封南譙王又領
石頭戍事十三年出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陵晉熙新蔡三郡諸軍
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初高祖以荆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彊遺詔
諸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
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武烈王有大功於社稷
義慶又居之其後應在義宣上以義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
六年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義宣代義季爲南徐州刺史都
督南徐州軍事征北將軍持節如故加散騎常侍而會稽公主每
以爲言上遲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義宣都督荆雍益梁寧南北
秦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先賜中詔曰
師護以在西久比表求還出内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
於一徃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績潔已節用通懷期物不
恣羣下此信未易非唯聲著西土朝野以爲美談在彼已有次第
爲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爲汝耳汝與
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物議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脫一減之者

既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譏必歸責於　吾矣復當爲護怨非但
一請而已也如此則公私俱損爲不可不先共善詳此事亦易勉
耳無爲使人動生評論也師護義季小字也義宣至鎮勤自課厲
政事修理白皙美鬚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畜嬪媵後房千
餘尼媪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進位司空改侍中
領南蠻校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義宣慮寇至欲奔上明及虜退
太祖詔之曰善修民務不須營潛逃計也三十年遷司徒中軍將
軍揚州刺史侍中如故未及就徵值元凶弑立以義宣爲中書監
太尉領司徒侍中如故義宣聞之即時起兵徵聚甲卒傳檄近遠
會世祖入討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衆一千助爲前鋒世祖即位
以義宣爲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劒四十
人持節侍中如故改封南郡王食邑萬戶進謚義宣所生爲獻太
妃封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譙王食邑千戶義宣固辭内任及愷王
爵故是改授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湘二州
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爲宜陽縣王義宣將佐已下並加
賞秩長史張暢事在本傳諮議參軍蔡超專掌書記并參謀除尚
書吏部郎仍爲丞相咨議參軍南郡内史封汝南縣侯食邑千戶
司馬竺超民爲黃門侍郎仍除丞相司馬南平内史其餘各有差
義宣在鎮十年兵强財富既首刱大義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無
不必從朝廷所下制度意所不同者一不遵承嘗獻世祖酒先自
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初臧質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
易可傾移欲假手爲亂以成其奸自襄陽往江陵見義宣便盡禮
事在質傳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爲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
之威自古尠有全者宜在人前蚤有處分且萬姓莫不係心於公

整衆入朝内外孰不欣戴不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質
言而世祖閨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
克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使同
爽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補天子并送
天子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狼狽起兵二月二十六
日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使僚佐悉稱名遣傳奉
表曰臣聞博陸毗漢獲疑宣后昌國翼燕見猜惠王常謂異世震
主嫌隙易構豈草淳戚昭亮可期臣雖庸懦少希忠謹值巨逆滔
天忘家殉國雖曆筭有歸微績不樹竭誠盡愚貫之幽顯而徼疑
莫監積毀日聞投杼之聲紛紜溢聽諒繇奸臣交亂成是貝錦夫
澆俗之季少貞節之臣氷霜競至靡後彫之木並寢處凶世甘榮
僞朝皆纓冕之所棄投畀之所取至乃位超昔寵任參大政懸直

醜勲妄生邪説疑惑明主誣罔視聽又南從郡僚勞不足紀賞叨
天功以爲己力同弊相扇圖傾宗社臧質去歲忠節勲高古賢魯
爽協同大義志契金石此等猜毀必欲禍陷昔汲黯尚存劉安寢
志孔父既逝華督縱逆臣雖不武績著艱難復肆讒狡規見誘召
宗祀之危綴旒非所臣託體皇基連暉日月王室顛墜咎在微躬
敢忘抵鼠之忌甘受犯墉之責輒徵召甲卒分命衆藩使忠勤申
憤義夫效力戮此凶醜謝愆闕廷則進不負七廟之靈退無愧二
朝之遇臨表感愧辭不自宜上詔答曰皇帝敬問朕以不天招罹
屯難家國阽危剪焉將及所以身先八百雪濤冤恥遠憑高筭共
濟艱難遂登寡闇嗣奉洪祀尊戚酬勲寔表心事粃政闕職所顧
匡拯而嘉言蔑聞末德先著勤王之績未終毀冕之圖已及臧質
險躁無行見棄人倫以此不識志在問鼎凶慝將逞先借附從扇

誘欺熾成此亂階如使羣逆並濟衆邪競逐將恐贍烏之命未識
所止構怨連禍孰知其極公明有不照背本崇姦迷昵詭醜還謀
社稷雖履霜有日讜議糾紛朕以至道無私杜遏疑議信理推誠
暴於遐邇不虞物變難酬醜言遂驗是用悼心失圖忘寢食今
便親御六師廣命羣牧告靈誓衆貞造柴桑梟轘元惡以謝天下
然後警蹕清江鳴鑾郢路 投戈襲袞面稟規勗有宋不造家禍仍
纏昔歲事寧方承遠訓冀以虛薄永弼厥艱豈謂曾未朞稔復覩
斯釁二祖之業將墜於淵仰贍鴻基但深感慟太傅江夏王義恭
又與義宣書曰頃聞之道路云二釁背叛致之有由謂不然之言
絶於智者之耳忽見來表將與晉陽之甲驚愕駭惋未譬所由若
王幼臣强政移冢宰或時昏下縱在上畏逼然後賢藩忠構覲難
赴機未聞聖王御世百辟順軌稱兵於言興之初扶危於既安之
日以此取濟竊謂大弟憂之昔歲二凶構逆四海同奮弟協宣忠
孝奉戴明主元功盛德既已昭著皇朝欽嘉又亦優渥丞相位極
人臣江左罕授一門兩王舉世希有表倍推誠彰於見事出納之
宜唯意所欲褒升進並方省後命一旦棄之可謂運也吾等荷先
帝慈育得及人羣思報厚恩昊天罔極竭力盡誠猶懼無補奈何
妄聽邪說輕造禍難國靡流言遽歸愆於二叔世無鼂錯仍襲輙於
七藩棄漢替之令範遵齊冏之敗跡徃時仲堪假兵靈寶旋害其
族孝伯授之劉牢忠誠逝踵皆曩代之成事當今之殷鑒也臧質
少無美行弟所具悉憑恃末戚並有微勤承之推遷遂超倫伍籍
西楚强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魯宗文子世為國
寃太祖方弘遐略故爽等均雍齒之封令據有五州虎兕出於匣
是須為劉淵耳徐遺寶是垣護之婦弟前因護之歸於吾苦求北

出不樂遠西近磐桓沔陸示遣劉雍其意見可雍是徐沖舅適有
密信誓倒戈自虜侵境以來公私彫弊安以撫之庶可寧靜弟復
隨而擾亂吾恐邊鄙皆爲禾黍宜遠尋高祖創業艱難近念家國
比者禍釁時息兵戈共安社稷責躬謝過誅除險佞追保前勲傳
美竹帛昔梁孝悔罪景帝垂恩阜質改過肅宗降澤忠焉之悔聊
希往言禍福之機明者是察主上神武英斷羣風如林忠臣發憤
虎士投袂雄騎布野舳艫蓋川吾以不才忝權節鉞總督羣帥首
加戎先指晨電舉式清南服所以積行緩期冀弟不遠而悟如其
遂溺姦說者天實爲之臨書慨懣不識次第義宣移檄諸州郡加
進號位遣參軍劉諶之尹周之等率軍下就臧質雝州刺史朱脩
之起兵奉順義宣二月十一日率衆十萬發自江津舳艫數百里
是日大風船幾覆沒僅得入中夏口以第八子慆爲輔國將軍留

鎮江陵遣魯秀朱曇韶萬餘人北誅朱脩之秀初至江陵見義宣
旣出拊膺曰阿兄誤大事乃與癡人共作賊今年敗矣義宣至尋
陽與質俱下質爲前鋒至雞頭聞徐遺寶敗魯爽於小峴授首相
視失色世祖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首示義宣幷與書僕荷
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聊率輕師指往剪撲軍鋒裁交賊爽授首
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義宣質並駭懼上先
遣豫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爲卻月城營柵
甚固義宣屢與玄謨書要令降玄謨書報曰頻奉二誨伏對戰駭
先在彭泗聞諸將皆云必有今日之事以鄙意量謂無此理去年
九月故遣參軍光僧瑗修書表心幷密陳入相之計欲使周旦之
美復見於今豈意理數難推果至於此昔因幸會蒙國士之顧恩
報厚德甘起泉壤豈謂一旦事與願違公崇長姦回自放西服信

邪細之說忘大節之重溺流放之志滅君親之恩狎玩極寵越希
非覬祖宗世祀自圖顛覆瞋目行事未有如斯之甚者也乃復枉
覃書檄遠示見招此則丹心微款未亮於高鑑赤城幽志虛感於
平日環念周回始悟知己之爲難也公但念提職在昔不思善教
有本徒見徐曾去就未知仗義有人豈不惜哉有臣則欲其忠謗
人而導諸逆君子忠恕其如是乎苟不忠恕則擇木之翰有所不
集矣夫挑妾者愛其易求妻則敬其難若承命如響將焉用之原
轂存與無禮必及竊恐荆郢之士已當潛貳其懷非皇都陋臣秉
義不徒公雖心迷迹往猶願勉建良圖抑撫軍忠壯慷慨亮誠有
素新亭之勲莫與爲等而妄信姦虛坐相貶謗不亦惑哉幸承人
乏夙誠前驅精甲巳次近路鎮軍驍騎繼發太傅驃騎嗣董元戎
乘輿親御六師威靈遐振人百其氣慕義如林舟騎雲回赫奕千
里輙屬鞬秉銳與執事周旋授命當仁理無所讓夫君道既盡民
禮亦絕執筆裁答感慨交懷撫軍柳元景據姑孰爲大統偏帥鄭
琨武念戍南浦質逕入梁山去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五
月十九日西南風猛質乘風順流攻玄謨西壘冗從僕射胡子友
等戰失利棄壘渡就玄謨質又遣將龐法起數千兵從洲外趨南
浦仍使自後掩玄謨與琨念相遇法起戰大敗赴水死略盡二十
一日義宣至梁山質上出軍東岸攻玄謨玄謨分遣游擊將軍垣
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壘奮擊大敗質軍軍人一時投水護
之等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猛盛烟燄覆江義宣時屯西岸延
火燒營殆盡諸將乘風火之勢縱兵攻之衆一時奔潰義宣與質
相失各單舸迸走東人士庶並歸順西人與義宣相隨者船舸猶
有百餘女先適臧質子過尋陽入城取女載以西奔至江夏聞巴

陵有軍被抄斷回入逕口步向江陵衆散且盡左右唯十許人腳
痛不復能行就民僦露車自載無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遣
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外猶自如舊帶甲尚萬餘
人義宣旣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誡使撫慰衆賓以臧
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
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而笑魯秀
竺超民等猶爲之爪牙欲收合餘燼更圖一決而義宣惛墊無復
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魯秀北走義宣不復自立
欲隨秀去乃於內戎服縢囊盛糧帶佩刀攜息愔及所愛妾五人
皆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地
超民送城外更以馬與之超民因還守城義宣冀及秀望諸將送
北入虜旣失秀所在未出郭將士逃散盡唯餘愔及五妾兩黃門

而已夜還向城入南郡空廨無牀席地至旦遣黃門報超民超民
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
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
今日分別始是苦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公王八座與荊州刺史
朱脩之書曰義宣反道叛恩自陷極逆大義滅親古今同准無將
之誅猶或因赦況醜文悖志宣灼遐邇鋒指絳闕兵纏近郊釁逼
憂深臣主旰食賴朝略震明祖宗靈慶罪人斯得七廟弗憭司刑
定罰典辟攸在而皇慈逮下愍其愚迷抑法申情屢奏不省人神
悚遑省心震傷義宣自絕於天理無容受社稷之慮臣子責深便
宜專行大戮以紓國難但加諸斧鉞有傷聖仁示以弘恩使自爲
所上全天德下一洪憲臨書悲愾不復多云書未達脩之至江陵
已於獄盡焉時年四十世祖聽還葬義宣子悰愷恢憬惔悏悖愔

伯實業悉達法導僧喜慧正慧知明彌虔妙覺寶明凡十八人愷
恢惔惇並於江陵墓所賜死悛悉達早卒餘並與義宣俱爲朱脩
之所殺蔡超及諮議參軍顏樂之徐壽之等諸同惡並伏誅超濟
陽考城人父茂之侍廬陵王義眞讀書官至彭城王義康驃騎從
事中郎始興太守超少有才學初爲兖州主簿時令百官舉才超
與前始寧令同郡江淳之前征南參軍會稽賀道養並爲興安侯
義賓所表爲竺超民青州刺史竺夔子也恢字景度旣嫡長少而
辯慧義宣甚愛重之年十一拜南譙王世子除給事中義宣爲荆
州常停都邑太祖欲令還西乃以爲河東太守加寧朔將軍頃之
徵爲黃門侍郎元凶弒立恢爲侍中義宣起義劭收恢及弟愷惔
悰憬悛繫於外散騎郎沈煥防守之煥密有歸順意謂恢等曰禍
福與諸郎同之願勿憂及臧質自白下上趨廣莫門劭令煥殺恢

等煥乃解其桎梏率所領數十人與恢等向廣莫門欲出門者岠
之煥曰臧公已至凶人走矣此司空諸郎並能爲諸君得富貴非
徒免禍而已勿相留亦値質至因以得出恢至新亭自除侍中俄
遷侍中散騎常侍西中郎將湘州刺史義宣并領湘州轉恢侍中
領衛尉晉氏過江不置城門校尉及衛尉官孝武欲重城禁故復
置衛尉卿衛尉之置自恢始也轉右衛將軍侍中如故義宣舉兵
反恢與兄弟姊妹一時逃亡恢藏江寧民陳銑家有告之者錄付
廷尉恢子善藏與恢俱死愷字景穆生而養於宮內寵均皇子十
歲封宜陽縣侯仍爲建威將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遷步兵校尉
轉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領長水校尉元凶以愷爲散騎侍世
祖以爲祕書監未拜遷輔國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其年轉
五兵尚書進爵爲王義宣反問至愷於尚書寺內著婦人衣乘問

訊車投臨汝公益詡詡於妻室內爲地窟藏之事覺收付[redacted]封詡伏誅恢封臨武縣侯年十八卒謚曰悼侯悰封湘南縣侯憬封邧陽縣侯徐遺寶字石儁高平金鄉人初以新亭戰功爲輔國將軍衛軍司馬河東太守不之官遷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戍湖陸封益陽縣侯食邑二千五百戶義宣旣沒遣使以遺寶爲征虜將軍徐州刺史率軍出瓜步遺寶遣長史劉雝之襲彭城寧朔司馬明胤擊破之更遣高平太守王玄楷與雝之復逼彭城時徐州刺史蕭思話未之鎮因詔安北司馬夏侯祖權率五百人馳往助胤旣至擊玄楷斬之雝之還湖陸遺寶復遣使人擅休祖應玄楷闘敗亦潰散遺寶棄城奔魯爽爽敗逃東海郡界土人斬送之傳首京邑夏侯祖權護人也以功封邧陽縣子食邑四百戶大明中爲建武將軍兗州刺史卒官謚曰烈子

史臣曰襄陽龐公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管蔡處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豈有若斯之難夫天倫由子共氣分形寵愛之分雖同富貴之情則異也追味尚長之言以爲太息

宋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劉湛

范曄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並晉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世舊典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諸葛亮不爲文章不喜談議本州辟主簿不就除著作佐郎又不拜高祖爲太尉行參軍賞遇甚厚高祖領鎮西將軍荆州刺史以湛爲功曹仍補治中別駕從事史復爲太尉參軍世子征虜西中郎主簿父柳亡於江州州府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論稱之服終除祕書丞出爲相國參軍謝晦王弘並稱其有器幹高祖入受晉命以第

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為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軍事悉委湛府進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為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為人剛嚴用法奸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眞出為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為長史太守如故義眞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眞乃使左右索魚肉珍羞於齋内别立廚帳會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眞曰旦甚寒一盌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旣至湛因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景平元年召入拜尚書吏部郎遷右衛將軍出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闋為侍中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為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王弘輔政而王

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為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志氣常慕汲黯崔琰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琰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為之陳請太祖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啟事為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庶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諮委仗不可不得其人量算二三不獲便相順許今答湛啟權停彼葬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實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豫關失得者必宜悉相委寄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長欲專政事每為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太祖聞之密遣使詰讓義恭并使深加諧緝義恭具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頗有怨言上友於素篤欲加酬順

乃詔之曰事至於此甚爲可歎當今之才委授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汝疏云泯然無際如此甚佳彼多猜不可令萬一覺也汝年已長漸更事物且羣情矚望不以幼昧相期何由故如十歲時動止諮問但當今所專必是小事耳亦恐量此輕重未必盡得彼之疑怨兼或由此邪先是王華既亡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太祖徵湛八年召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本州大中正與景仁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難此政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爲領軍將軍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悅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爲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權而湛昔爲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構之於

太祖其事不行義康寮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慚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奸諂無愧如此義康擅勢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禮綢繆善論治道并諳前世故事敘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至晚節驅煽義康陵轢朝庭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吾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班虎故云班也遷丹陽尹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時上與義康形迹既乖釁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

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十
月詔曰劉湛階藉門蔭少叨榮位往佐歷陽奸詖夙著謝晦之難
潛使密告求心即事久宜誅屏朕所以棄罪略瑕庶收後效寵秩
優忝踰越倫匹而凶忍忌克剛愎靡厭無君之心觸遇斯發遂乃
合黨連羣構扇同異附下蔽上專弄威權薦子樹親互為表裏邪
附者榮耀九族秉理者推陷必至旋觀奸慝為日已久猶欲弘納
遵養冀或悛革自邇以來凌縱滋甚悖言懟容罔所顧忌險謀潛
計睥睨兩宮豈唯彰暴國都固亦達於四海比年七曜違度震蝕
表災侵陽之徵事符幽顯搢紳含憤義夫興歎昔齊魯不綱禍傾
邦國昭宣電斷漢祚方延便收付廷尉肅明刑典於獄伏誅時年
四十九子黯大將軍從事中郎黯及二弟亮儼並從誅湛弟素黃
門侍郎徙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仍又曰不言無我應亂

殺我自是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為惡惡不可為
相勸為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為士流所怪
范曅字蔚宗順陽人車騎將軍泰少子也母如廁產之額為塼所
傷故以塼為小字出繼從伯弘之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博
涉經史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高祖相
國掾彭城王義康冠軍參軍隨府轉右軍參軍入補尚書外兵郎
出為荊州別駕從事史尋召為祕書丞父憂去職服終為征南大
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道濟北征曅憚行辭以腳疾上不
許使由水道統載器仗部伍軍還為司徒從事中郎頃之遷尚書
吏部郎元嘉元年冬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曅弟
廣淵時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曅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宿廣淵許
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為樂義康大怒左遷曅宜城太守不得

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在郡數年遷長沙王義欣鎮軍
長史加寧朔將軍兄暠為宜都太守嫡母隨暠在官十六年母亡
報之以疾曄不時奔赴及行又攜妓妾自隨為御史中丞劉損所
奏太祖愛其才不罪也服闋為始興王濬後軍長史領南下邳太
守及濬為揚州未親政事悉以委曄尋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曄
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
微旨曄偽若不曉終不肯為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曄曰我欲歌
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止弦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
橫才志文史星筭無不兼善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所知久不
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貨得罪下廷尉大將軍彭
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得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效欲要朝廷
大臣未知誰可動者以曄意志不滿欲引之而熙先素不為曄所

重無因進說曄外甥謝綜雅為曄所知熙先嘗經相識乃傾身事
綜與之結厚熙先藉嶺[redacted]遺財家甚富足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為
拙行以物輸之綜等諸年少既屢得物遂日夕往來情意稍款綜
乃引熙先與曄為數曄又與戲熙先故為不敵前後輸曄物甚多
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熙先素有詞辯盡心事之曄遂相與
異常申莫逆之好始以微言動曄曄不回熙先乃極辭譬說曄素
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娶熙先因以
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為是門戶
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默然不答
其意乃定時曄與沈演之並為上所知待每被見多同曄若先至
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曄又以此為怨曄累經義康
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為義康大將軍記室參

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曄求解晚隙後敦往好曄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訞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況義康奸心釁跡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重階亂骨肉之際人所難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上不納熙先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為義康所遇綜弟約又為義康女夫故太祖使綜隨從南上既為熙先所獎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揚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雖為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曄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為之耳有法略道人先為義康所供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淨尼亦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略罷道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為臧質寧遠參軍熙先善於治病兼能診脉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病因法靜尼就熙先乞治為合湯一劑耀疾即損耀自往酬謝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可施深相待結因告逆謀耀許為內應豫章胡遵世藩之子也與法略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隨之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匕銅鑷袍段棊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采藻殺之湛之又謂曄等臧質見與異常歲內當還已報質悉攜門生義故其亦當解人此旨故應得健兒數百質與蕭思話款密當仗要之二人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思話三

州義故衆力亦不減質郡中文武及合諸處偵邏亦當不減千人
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略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揚
州刺史曄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
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别簿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
先爲檄文曰夫休否相乘道無恒泰狂狡肆逆明哲是殛故小白
有一匡之勳重耳有翼戴之德自景平肇始皇室多故大行皇帝
天誕英姿聰明叡哲拔自藩國嗣位統天憂勞萬機垂心庶務是
以邦內安逸四海同風而比年以來奸豎亂政刑罰乖淫陰陽違
舛致使釁起蕭墻危禍萃集賊臣趙伯符積怨含毒遂縱奸凶肆
兵犯蹕禍流儲宰崇樹非類傾墜皇基罪百浞豷過十玄莽開闢
以來未聞斯比率土叩心華夷泣血咸懷亡身之誠同思糜軀之
報湛之曄與行中領軍蕭思話行護軍將軍臧質行左衛將軍孔

熙先建威將軍孔休先忠貫白日誠著幽顯義痛其心事傷其目
投命奮戈萬殞莫顧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雖豺狼即戮王道
惟新而普天無主羣萌莫繼彭城王體自高祖聖明在躬德格天
地勳溢區宇世路威儀勿用南服龍潛鳳棲于兹六稔蒼生饑德
億兆渴化豈唯東征有鴟鴞之歌陝西有勿翦之思哉靈祇告徵
祥之應讖記表帝者之符上答天心下愜民望正位辰極非王而
誰今遣行護軍將軍臧質等齎皇帝璽綬星馳奉迎百官備禮駱
驛繼進並命羣帥鎮戍有常若干撓義徒有犯無貸昔年使反湛
之奉賜手敕逆誡禍亂預覩斯萌令宣示朝賢共拯危溺無斷謀
事失於後機遂使聖躬濫酷大變奄集哀恨崩裂撫心摧哽不知
何地可以厝身輒督厲尫頓死而後已熙先以既爲大事宜須義
康意旨曄乃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曰吾凡人短才生長富

貴任情用巳有過不聞與物無恒喜怒違實致使小人多怨士類不歸禍敗已成猶不覺悟退加尋省方知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復補然至於盡心奉上誠貫幽顯拳拳謹慎惟恐不及乃可恃寵驕盈實不敢故為欺罔也豈苞藏逆心以招灰滅所以推誠自信不復防護異同率意信心不顧萬物議論遂致讒巧潛構衆惡歸集甲奸險好利負吾事深乙凶愚不齒扇長無賴丙丁趨走小子唯知諂進伺求長短同造虛說致令禍陷骨肉誅戮無辜凡在過釁竟有何徵而刑罰所加同之元惡傷和枉理感徹天地吾雖幽逼日苦命在漏刻義慨之士時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間物情士崩瓦解必在朝夕是為釁起羣賢濫延國家夙夜憤踊心腹交戰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懷義秉理者寧可不識時運之會而坐待橫流邪除君側之惡非唯一代況此等狂亂罪孰終古所無加之翦戮易於摧朽邪可以吾意宣示衆賢若能同心奮發族裂逆黨豈非功均刱業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侵濫若有一豪犯順誅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羣賢皆當謹奉朝廷動止聞啟往日嫌怨一時豁然然後吾當謝罪北闕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無恨勉之勉之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鑠出鎮上於武帳岡祖道曄等期以其日為亂而差互不得發於十一月徐湛之上表曰臣與范曄本無素舊中忝門下與之鄰省屢來見就故漸成周旋比年以來意態轉見傾動險忌富貴情深自謂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譏謗聖時乃上議朝廷下及藩輔驅扇同異恣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上簡近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將軍府史仲承祖騰曄及謝綜等意欲收合不逞規有所建以臣昔蒙義康接盻又去歲羣小為臣妄生

風塵謂必嫌懼深見勸誘兼云人情樂亂機不可失讖緯天文並有徵驗曄尋自來復具陳此并說臣論議轉惡全身為難即以啟聞被敕使相酬引究其情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墨翰跡謹封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比由臣闇於交士聞此逆謀臨啟震惶荒情無措詔曰湛之表如此良可駭惋曄素無行檢少負瑕釁但以才藝可施故收其所長頻加榮爵遂參清顯而險利之性有過谿壑不識恩遇猶懷怨憤每存容養冀能悛革不謂同惡相濟狂悖至此便可收掩依法窮詰其夜先呼曄及朝臣集華林東閤止於客省先已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並皆款服于時上在延賢堂遣使問曄曰以卿觕有文翰故相任擢名爵期懷於例非少亦知卿意難厭滿正是無理怨望驅扇朋黨而已云何乃有異謀曄倉卒怖懼不即首款上重遣問曰卿與謝綜徐湛之孔熙先謀逆並已答款猶尚未死徵據見存何不依實曄對曰今宗室磐石蕃嶽張跱設使竊發僥倖方鎮便來討伐幾何而不誅夷且臣位任過重一階兩級自然必至如何以滅族易此古人云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臣雖凡下朝廷許其觕有所及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上復遣問曰熙先近在華林門外寧欲面辨之乎曄辭窮乃曰熙先苟誣引臣臣當如何熙先聞曄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曄所造及治定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上示以墨迹曄乃具陳本末曰久欲上聞逆謀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遷至今負國罪重分甘誅戮其夜上使尚書僕射何尚之視之問曰卿事何得至此曄曰君謂是何尚之曰卿自應解曄曰外人傳庾尚書見憎計與之無惡謀逆之事聞孔熙先說此輕其小兒不以輕意今忽受責方覺為

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無寃弟就死之後猶望君照此心也明
日仗士送曄付廷尉入獄問徐丹陽所在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熙
先望風吐欵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
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
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
曰囚小人猖狂識無遠概徒狥意氣之小感不料逆順之大方與
第二弟休先首爲姧謀干犯國憲臠膾脯醢無補尤戾陛下大明
含弘量苞天海錄其一介之節猥垂優逮之詔恩非望始沒有遺
榮終古以來未有斯比夫盜馬絕纓之臣懷璧投書之士其行至
賤其過至微由識不世之恩以盡軀命之報卒能立功齊魏致勳
秦楚囚雖身陷禍逆名節俱喪然少也忼慨竊慕烈士之遺風但
墜崖之木事絕升躋覆盆之水理乖收汲方當身膏鈇鉞詒誡方

來若使魂而有靈結艸無遠然區區丹抱不負夙心貪及視息少
得申暢自惟性愛羣書心解數術智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窮攬
究其幽微考論既往誠多審驗謹略陳所知條牒如故別狀願且
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
所陳並天文占候讖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曄在獄與綜
及熙先異處乃稱疾求移考堂欲近綜等見聽與綜等果得隔壁
遙問綜曰始被收時疑誰所告綜云不知曄曰乃是徐童童徐湛
之小名仙童也在獄爲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
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懵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
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
子此路行復即曄本意謂入獄便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
更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

先笑之曰詹事當可共疇事時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眄自以為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曄謂衛獄將曰惜哉薶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曄曰大將言是也將出市曄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今日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帥為先在道語笑初無暫止至市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曄既食又苦勸綜綜曰此異病篤何事彊飯曄家人悉至市監刑職司問須相見不曄問綜曰家人以來幸得相見將不暫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存來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曄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亦殊勝不見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曄妻先下撫其子回罵曄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曄乾笑云罪至而已曄所生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擊曄頸及頰曄顏色不怍妻云罪人阿家莫念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漣綜曰舅殊不同夏侯色曄收淚而止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曄轉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曄呼曄為別駕數十聲曄問曰汝恚我邪藹曰今日何緣復恚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曄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云當相從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僕射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曄及子藹遙叔蕙孔熙先及弟休先景先思先熙先子桂甫桂甫子白民謝綜及弟約仲承祖許耀諸所連及並伏誅曄時年四十八曄兄弟子父已亡者及謝綜弟緯徙廣州藹子魯連吳興昭公主

外孫請全生命亦得遠徙世祖即位得還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
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
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
甘松蘇合安息鬱金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
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
序所言悉以比類明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
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
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曄獄中與諸甥姪書以
自序曰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
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
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為心化推老將至
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為性不尋注書心氣

惡小苦思便憒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
自得之於胸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
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
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
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
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
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為人言多不
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
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為空
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
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
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政恆覺其

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偏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曅自序並實故存之藹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曅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終如晏言

史臣曰古之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劉湛識用才能實苞經國之略豈不知移弟為臣則君臣之道用變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乎而義康數懷奸計苟相崇說與夫推長戟而犯魏闕亦何以異哉

宋書卷七十

列傳第三十

袁淑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丹陽尹豹少子也少有風氣年數歲伯湛謂家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爲姑夫王弘所賞不爲章句之學而博涉多通好屬文辭采遒豔縱橫有才辯本州命主簿著作佐郎太子舍人並不就彭城王義康命爲軍司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疏劉湛淑從母兄也欲其附已而淑不以[redacted]意由是大相乖失以久疾免官補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遷太子洗馬以脚疾不拜衛軍臨川王義慶雅好文章請爲諮議參軍頃之遷司徒左西屬出爲宣城太守入補中書侍郎以母憂去職服闋爲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

伐淑侍坐從容曰今當鳴鑾中岳席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太祖笑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出爲始興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府濬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荅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還爲御史中丞時索虜南侵遂至瓜步太祖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曰臣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絶波之鱗宕流則枯羯寇遺醜趨致畿甸蟻萃螽集聞已崩殪天險巖曠地限深遐故全魏戢其圖盛晉輟其議情屈力殫氣挫勇竭諒不虞於來臨本無怵於能濟矣乃者燮定攜遠阻違授律由將有虓拙故士少闘志闤潰之衆匪寇傾淪攻制之師空自班散濟西勁騎怠戰踐旅淮上訓卒簡儁靡旗是由綏整寡衷戎昭多昧遂使桑潞入患泉伊來擾紛殄姬風泯毒禹績膠書有渭陰之迫懸烽均咸陽之警然而切揣虛實伏匿先彰校索伎能譎詭既顯綿地千里彌行阻深表裏躓硋後先介逼掄陵衍之習競湍沙之利今虹見萍生土膏泉動津陸陷溢痁禍洊興蒭藁已單米粟莫係水寓衿帶進必傾竇河隘扁固退亦隳滅所謂栖烏於烈火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或謂損緩江右寬繕淮內竊謂拯扼闔城舊史爲允棄遠涼土前言稱非限此要荒猶弗委割況連被京國咫尺神甸數州摧掃列邑殲痍山淵反覆艸木塗地令丘賦千乘井竿萬集肩摩倍於長安締袂百於臨淄什一而籍實慊氓願履畆以稅既恊農和戸競戰心入含銳志皆欲贏糧請奮釋緯乘城謂宜懸金鑄印要壯果之士重幣甘辭招擢決之將舉薦板築之下抽登臺皂之間賞之以焚書報之以相爵俄而招才貨闕異能開至戎貪而無謀肆而不整逆乎向背之次謬於合散之宜犯軍志之極害觸兵家之甚諱威畜憤矣僉

策戰矣稱願影從謠言緡命宜
鉗馬銜枚檜稽而起晨壓未陣
塵不及起無不禽鍛獸聾木解
罕漏網逡寘逗穴命淮汝戈船
剪元雄懸首麾下乃將隻輪不
士繕力緹組接陰鞸柝聯響若
顯默如神冏巳日月蔽虧川谷
命憑城借士則當因威席卷乘
嚴兵兩湊雲集壓亂柔溪之北
植銜索之梏幾何不靈是由涸
鏵杲日之拂浮霜既而尉洽荷
樞運猋舉烟外青蓋西巡翠華

逷敢悍數千鶩行潛掩偃旗裹甲
旄譟亂舉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
霧散掃洗哨類漂函浮山如有決
過其還逕寇部勁卒梗其歸塗必
及戰轄無旋矣於是信臣騰威武
其僞遁羸張出沒無際楚言漢旆
湯貨負塞殘孽阻山爐糞收險竊
機芟剿泗沐秀士星流電燭徐阜
搖潰瀚海以南絕其心根勿使能
澤而漁焚林而狩若沒風之舞輕
掠之餘望吊網悲之鬼欲役天行
東幸經啟州野滁一軫策俾高闕

再勒燕然復銘方乃奠山沉河創禮輯策聞燿炎昊之遺則貫軼
商夏之舊文今衆賈拳勇而將術疎怯意者稔泰日積承平歲久
邑無驚赴之急家緩餽戰之勤闕閱訓之禮飭豢厲之飾且亦薦
採之法庸未蒐歟乃若邦造里選擢論深切躬擐盡幽斬帶尋遠
設有沉明能照俊偉自宜誠感泉雨流通金石氣懾飛貲知窮苴
起審邪正順逆之數達昏明益損之宜能睽合民心愚斂物性登
冉握而敷策躡青蒲而揚謀上說扆鑒下弭素言足以安民紓國
救災恤患則宜拔過寵貴之上褒升戚舊之右別其旂章榮其班
祿出得專譽使不稟命降席折節同廣武之請設壇致禮均淮陰
之授必有要盟之功竊符之捷夷裔暴狠內外侮棄始附之衆分
茷無序蠱以威利勢必攜離首順之徒靡然自及今滌繹故典纏
土纓緌剪焉幽播折首凶狡是猶眇者願明痿之思步動商遹會

功終易感切晉在於善覘金鄭實寄良諜多縱反間汩惑心耳發
險易之前抵興喪之術衝其猜伏拂其嫌嗜汩以連率之貴餌以
析壤之資罄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銳振辯則堅圍可解馳羽而巖
邑易傾必府鬲土崩枝幹瓦裂故燕樂相惋項范交疑矣或乃言
約功深事邇應廣齊國反駕趙養還君盡輿誦之道畢能事之效
臣幸得出內層禁游心明代澤與身泰恩隨年行無以逢迎昌運
潤飾鴻法今塗有遺鏃蕃未息蜂敢忘涼識少酬閎施但坐幕既
乏昭文免胄不能致果竊觀都護之邊論屬國之兵謨終晁之抗
辭杜耿之言事咸云及經之棘猶闕上筭獨郛之微裁收下策自
恥懦木智不綜微敢露昧見無會昭採淑喜為誇誕每為時人所
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使人謬誤欲以
戲淑淑與濬書曰袁司直之視館敢寓書於上國之宮尹日者猥

枉泉賦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遑無或違貳懼非郊贈之禮覲饗
之資不虞君王惠之於是也是有懵焉弗圖旦夕發咫尺之記籍
左右而請以為胥授失旨爰速先幣曾是附庸臣委末學孤聞者
如之何勿疑且亦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
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
政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節清廉好是潔直以不邪之故而
貧聞天下寧有昧夫嗟金者哉不腆供賦束馬先璧以俟命唯執
事所以圖之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為弒逆其夜淑在直二更許
呼淑及蕭斌等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省內無過不能受
枉明旦便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淑及斌並曰昔古無此願加善
思劭怒變色左右皆動斌懼乃曰臣昔忝伏事常思效節況憂迫
如此輒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

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
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爲天地之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願急息
之劭左右引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截三尺爲一段又中破分
斌淑及左右使以縛袴淑出環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
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
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因命左右與手刃見殺於奉化
門外時年四十六劭即位追贈太常賜賻甚厚世祖即位使顔延
之爲詔曰夫輕道重義亟聞其教世弊國危希遇其人自非達義
之至識正之深者孰能抗心衛主遺身固節者哉故太子左衛率
淑文辯優洽秉尚貞慤當要逼之切意色不橈厲辭道逆氣震凶
黨虐及交至取斃不移古之懷忠隕難未云出其右者興言嗟悼
無廢乎心宜在加禮永旌宋有臣焉可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

又詔曰袁淑以身殉義忠烈邈古遺孤在疚特所矜懷可厚加賜
卹以慰存亡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四家於是長給稟
祿文集傳於世子幾敳稜凝摽數世宗步兵校尉凝太宗世御史
中丞出爲晉陵太守太宗初與四方同反兵敗歸降以補劉湛冠
軍府主簿淑諸子竝早卒

史臣曰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蕣華朝露未足以言也其間夭
遽曾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沒嬰心徒以靈化悠遠生不再
來雖天行路險而未之斯過謂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據洪
圖而輕天下悋寸陰而敗尺璧若乃義重乎生空炳前誥投軀殉
主世罕其人若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焉爾

宋書卷七十　列傳第三十　終

琴川毛鳳苞氏審定宋本